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

第六十一

163677  
no. 49





163677

5.12.1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六十

夏四月甲申朔兵曹啓每年春秋點閱軍士之馬將欲精鍊騎兵以備不虞之患今軍士等率借他馬規免其罪今後借馬者依己曾受教施行仍沒所借之馬 從之○乙酉召扈從宰樞左議政孟思誠吏曹判書許稠戶曹判書安純工曹判書趙啓生禮曹判書申商兵曹判書崔士康禮曹叅判權蹈刑曹叅判許誠兵曹叅判鄭淵議江陵囚補充軍金毛赤憤怨其母打五歲之弟而并及其母有司論以斬不待時處之何如僉曰金毛赤與其母飲酒他家夜與其母還中路棄母先歸其母責其先歸乃發憤打其五歲幼弟誤及其母悖逆已甚罵父母者尚死比罵尤重宜置極刑 從之○遣上護軍金乙玄捧奏本如京師其奏曰陪臣金乙玄責捧勅諭該比聞本國後門被忽刺溫地面野人頭目木荅兀南不花阿魯兀等槍去人口頭匹經過建州左衛地方爲都指揮僉事李滿住等奪下男婦六十四口拘留在衛不曾發迴已勅李滿住等將奪下前頭人口送回本國及勅忽刺溫地面野人頭目木荅兀等槍去人口頭畜見在亦皆送還仍戒木荅兀等自今務要敬順天道恪遵朕命各守地方毋相侵犯如或不悛王宜相機處置勿爲小人所

世宗實錄卷第六十



侮仍遵依洪武永樂年間勅諭事理隄防庶幾有備無患王其體朕至  
懷欽此除欵遵外臣竊詳斡木河婆猪江等處地面散住野人等類與  
叛人楊木荅兀結爲群黨擄掠遼東開元等處軍民買婦及本國邊民  
爲奴使喚前頭被擄人口等不勝艱苦自永樂二十一年以後連續逃  
來本國共計五百八十名口審問根脚委係上國軍民節次差官解送  
五百六十六名口內有本國人口仍令安業因此野人等積年含憤侵  
擾本國邊境爲害不少今來婆猪江住野人等稔惡不悛糾合同類野  
人四百餘騎於各人面上墨畫刺形例做忽刺温野人貌樣突入邊郡  
江界間延等處殺害軍民男婦劫掠人口牛馬財產孤人之子寡人之  
妻其爲酷害尤甚不但輕蔑本國乃敢爲欺罔朝廷詐稱忽刺温地面  
野人等搶去人口頭匹奪下拘留在衛臣竊謂忽刺温地面與本國相  
去爰遠本無讎嫌乃綠婆猪江等處野人等誘引前來托爲賊首本非  
忽刺温野人造意作耗即目本人等又欲作耗窺伺邊郡事若倉卒難  
以應變著令邊將部領軍兵前去從宜設策及機處置外今將本人等  
前後往來作耗事因及詐飾忽刺温形貌見著等項情狀逐一開坐謹  
具奏聞一次永樂二十年十月日野人三十餘名到來鴨綠江邊將刈



禾童男四名捉拿回去一次本年十二月日野人二百餘名到來閭延地面廝殺一次宣德七年七月日婆猪江野人指揮林哈刺等九名賫李滿住批文到來閭延郡索要逃來人口迴去一次本年八月日項林哈刺等五名到來閭延郡江邊將刈禾人朴江金捉拿紉縛聲言我的奴婢你國容留不還今捉此人將去問我奴婢在處說罷回去前項朴江金逃來告稱林哈刺家住通曉本國語音婦女萬月說道江水冰合林哈刺欲來擄掠人口林哈刺也說江金你安心在此你的父母妻子也要捉來一次本年十二月日項野人四百餘騎到來江界閭延等處殺害軍民五十三名其中婦女年老者殺害乳兒投棄雪中凍死將男婦共七十七名口及牛馬財產盡行劫掠回到本處地面遇見欽差內官張童兒有本官說與前項野人等將被擄人口盡行回送本人等擇不用老弱男婦共六十三名口送回其餘壯實男婦一十四名口并馬牛財產並皆不還一本國通事洪田到鞫木河地面回還告說野人千戶里籠阿妻本國婦女於里加伊說道朝鮮國閭延郡作賊人忽刺溫兀狄吟但四十名其餘具係李滿住管下成郡引路作賊詐稱忽刺溫一本國婦女每邑加伊被擄回還供說賊人等面上墨畫刺形回到



本處地面以雪水洗去墨畫刺形詐稱忽刺溫一前項婦女每邑加伊  
供說賊人等回到婆猪江本處野人二名迎見賊人慰之云你到朝鮮  
我道你死在那 里將米問卜今乃生還歡喜無盡饋肉食訖一閭延郡  
團鍊使問據被擄人等供稱賊人經宿作耗時與被擄人等言說閭延  
住家田夫家活富饒我等常時來往備辦饋餉一隻眼入李春富不肯  
饋餉反行打罵今番宋家不要燒火李家須要燒火李家果火燒一隊  
猪江野人沈阿郎哈到於軍中相戰時本國人全義對本人稱說你每  
常時來往米糧鹽醬取索食用你每如何結黨作賊阿郎哈勒馬避去  
一閭延住婦女銀珍得莊等供稱被擄到於婆猪江有本處野人等與  
作賊人樓抱談笑和好相與食肉稱呼案塔不移時前項賊人等四散  
潛入其家只見三十餘人向山峪入去婆猪江住野人等指以爲賊說  
稱如今還向忽刺溫地面一通事李三拓告說三拓前往峻峇魯地面  
有本處野人馬刺言說婆猪江住女直苦魯親男者刺奴請將忽刺溫  
兀狄哈指路前去閭延侵掠人物錢糧擇取壯實男婦外不用婦女放  
回如此言說一婆猪江野人金亨哈與本國人朴好問說稱有同類野  
人和林哈刺言說如今若有朝鮮軍馬來問作賊事因你上天那入地



麼林哈刺漢息回說謀計已錯雖悔奈何同類人等要將林哈刺縛縛  
送至朝鮮緣本人戚親強盛就罷了如此言說一幹木河住童管禿使  
管下人森八來說野人等又要今年三四月間前去作賊宜先隄備一  
本國平安道觀察使李叔時及兵馬都節制使崔閏德馳報該本年三  
月十一日鴨綠江邊趙名千口子江西岸有婆猪江野人等九名到來  
把截軍等問其爲來事因本人等回說忽刺溫野人等欲要趙名千口  
子入來作賊如此說罷回去○丙戌摠制金廷雋卒致賻致吊○丁亥  
上問承政院曰忠清道監司趙從生經歷李重及守令等勞於支待予  
欲賞之何如則可僉議啓曰監司賜鞍馬經歷賜衣一襲差使眞清州  
牧使趙貫大興縣監曹炳文溫水縣監林繼孫等各賜衣一何如上  
曰甚合予意乃命賜之○戊子月犯木星○賜溫井行宮董役人及工  
匠米布有差○上曰已賜溫水人民租豆今更思之宜減租稅然不可  
改焉欲加推恩於癯老鰥寡孤獨何如安崇善啓曰愛民之心至矣宜  
令監司錄名以聞從之○上密問安崇善金宗瑞曰權豆等若欲救婆  
猪江治兵而來則令平安道都節制使密通咸吉道都節制使挾攻何  
如崇善等啓曰權豆等果欲救婆猪率兵而來則平安道都節制使雖



不待 上命其不攻討乎權豆等不欲居本國境內則預移妻子於他處率兵救婆猶之人不爾則彼豈輕舉以開豐端必無是理姑停挾攻以安其心 上曰毋漏洩○上曰予問浴法於監考前直長朴生厚對辭頗有理參考醫書便不差賞之何如崇善啓曰賜米豆共十石則可矣上曰然仍教曰聞此人之子朴正義曾試甲士時未叙用令兵曹考其名姓或加資或超資叙用生厚久居溫井深知沐浴利害者也○己丑賜監司趙從生大紅段子衣賜朴生厚米豆共十石與衣笠○庚寅賜溫水縣貧窮人七十六名租豆各一石年八十以上窮民九名人租二石豆一石年七十以上窮民十八名給租豆各一石又命監司田在行宮近地未耕者以其結卜之數賜直有差○辛卯命饋溫井附近農民三百八十人酒食○初朴瑞生奉使日本回還極言水車之利 上信之都承旨安崇善亦獻議以爲可行上顧左承旨金宗瑞曰爾意何如對曰前此禹希烈多作水車行之數年竟不見其利而罷之臣意恐未可也 上曰中國及倭邦皆利其用我國介在其間安有不可用之理但行之者不用力或未得其要耳對曰本國土姓羸疎泉水汚下雖百倍其功一日所灌不過一畝而功輟則滲漏臣親見其狀 上曰大抵



人情憚於新作即令遣敬差官于各道多置水車以無其效 上疑之  
至是令宦寺田吉洪置水車於行宮近處役百人激之一日所灌止一  
畝而亦盡滲漏又令崇善往觀之崇善啓曰宗瑞終始皆言不可用請  
與俱行詰其利害命許之俱往役八十餘人終日激之所灌不及一畝  
而皆滲漏崇善等回啓其狀命扈從宰相議之皆曰不可用即命還各  
道敬差官其水車藉人力者皆罷之唯自激水車不罷○壬辰察禁成  
抑來問安進酒果○兵曹啓隨駕人踏損田禾者並委行宮察訪治罪  
其不能處決者啓聞施行從之○癸巳扈從議政府六曹進表裏賀  
進日禮曹進中外箋及方物○賜酒魚丁温井附近農民一百三十三  
名○賜酒于大小臣僚至于軍士及賤者○甲午日暈日冠日履南北  
日珥○乙未禮曹啓還宮日迎駕儀一樂天亭前晝停時大小侍從官  
各具禮服軍士各具戎服如常儀一儀仗鼓吹到興仁門外迎駕一留  
都各司具朝服迎于興仁門外一車駕至學生歌謠廳判通禮啓請小  
駐學生奉歌謠函跪進代言傳奉以進判通禮啓請進教坊謠  
廳如上儀畢駕前還宮樂如常儀一 中宮至教坊歌謠廳內官執事者  
啓請小駐女妓奉詞謠函跪進內官傳奉以進內官啓請進教駕前還



宮樂如常儀從之○丙申賜酒食溫井附近耕田農民○丁酉牙山縣  
九十四歲老嫗進暑奠餅一盃命饋于內庭賜綿布二匹酒十瓶及雜物是  
後旁近老人來進菜蔬皆命饋賜物有差○戊戌金星犯東井西脚第  
三星○傳旨司憲府曰今六月二十日始禁酒其中飲不至醉者及因  
服藥等故不得已用酒者姑量情狀輕重未減施行其情狀最輕及情  
可矜者勿罪之○己亥傳旨忠清道監司曰還宮後溫井正憲與東西  
寢室南北上湯子並皆封鎖其餘間閤許人入浴南北次湯子使士族  
男婦沐浴南北虛地湯子造家又月臺下溫水湧出處掘井造家今大小  
男婦皆得沐浴○辛丑叅贊李孟昫來問安仍進酒果○揚扈從宰樞  
酒逮至賤者○慶尚道尚州等各官隕霜傷禾穀○壬寅司諫院上疏  
曰包容狂瞽優納諛諍人主之美德是故古有進善之旅誹謗之木以  
求忠讜之言其時所言豈皆合於義哉但擇其善者而取之其不善者  
而捨之耳恭惟我 殿下每下求言之教乃曰言雖不中亦不加罪誠以  
下情不可不達言路不可不廣也金仲坤權繕尹須彌裴樞李師曾金  
叔儉等昧於大體言事失當以瀆天聰宜 陛下之勅念而甘受其罪  
矣然豈有他心哉只供言官之責耳 殿下若不寬貸臣等竊恐後



之欲言者志氣摧折攝嚙含默而言路將不廣矣伏望特垂寬大之恩  
恕其狂瞽之罪命給職牒以廣言路不勝幸甚○癸卯 兩宮還駕次  
于稜山愁歇院前平○判漢城府事徐選奉選字彥夫利川人高麗神  
逸之後也中癸酉科累遷至議政府舍人刑曹議郎以言事貶于驪興  
尋拜司憲掌令又以啓事失當貶于竹山後為右司諫以言事罷出守  
富平超拜禮曹右叅議歷至左代言以事罷觀察忠清京畿慶尚全羅  
四道歷刑禮吏曹總判刑曹判書左軍都摠制選執心堅固居官勤恪  
及卒輟朝致吊致賻諡恭度敬事供上恭心能制義度于達○甲辰書  
次稜山弘慶院北忠清道監司趙從生辭○京畿監司南智經歷黃守  
身陽城縣監金孝禮程驛察訪慎幾等迎謁境上次于振威長好院前  
平○乙巳駕至水原府烏山院平府使趙克寬來謁次于廣州樂生驛  
前平牧使魚仲淵判官趙安孝來謁○丙午親祭嚴陵隨駕臣僚陪祭  
如儀留都文武群臣出迎於興仁門外命除朝服門橋街巷皆結綵  
上至晝次先遣知申事安崇善曰道路狹窄命除群臣侍立且今日密  
雲若雨則門橋街巷結綵及儒生教坊歌謠皆使除之崇善承命至儒  
生教坊謂謠廳習其節次 上改乘大輦備大儀仗入自興仁門成均



五部學生七百二十五人獻歌謠曰伏覩 主上殿下以神聖之資撫  
盈蓋之運民安物阜禮備樂興庶績成熙九功攸叙尚慮萬幾之未理  
常惜寸陰而勵精 聖體過於憂勤群臣請其調攝於是時方和煦駕  
幸溫泉 兩宮皆行數旬而駐望絳雲之迢迢想玉輦之經過雖郊野  
之欣瞻爭呼萬歲乃都人之苦後如過三秋乃於四月二十三日龍旗  
啓行鸞輿旋軫佳氣藹於城闕歡聲溢於臣民臣等跡寄虞庠身遭堯  
日久承菁莪之化徒荷恩私屬覩翠華之迴不勝慶抃謹拜手稽首獻  
頌曰明明聖主盛德膺天光承景緒御我朝鮮道隆化洽文物煥然太  
平之業超越古先不謂已洽惟日乾乾每勤宵旰稍違節宣乃於暮春  
巡幸靈泉 聖躬載寧微痾永痊因而省民匪爲遊畋變輿所至巷溢  
街填髦倪士女稽首輦前我后之德我得息肩我后之仁我得晏眠我  
思聖恩圖報無緣庶幾無疾永享萬年駐蹕于郊數旬未旋都人以後  
車駕言旋徒御佻佻旗旒翩翩歡騰臣庶喜動山川無小無大抃舞相  
傳父母孔邇胡不樂焉微臣狂簡亦被陶甄獻此詩詞不勝拳拳益願  
聖壽如山不騫永保大平垂裕綿綿女妓獻謠曰伏覩鸞駕還京無  
任慶抃歡愉之至謹獻歌詞并疏短引伏以作之君作之師允協神民



之望何以休何以助舉欣天日之臨士女歡迎山川動色恭惟 主上

殿下推父母之仁愛納黎庶於平康車駕一巡室家相慶况當和煦之

節茂膺除核之祥妾等法部賤工瑤池末技不勝蹈舞發於樞琴詞曰

日淨刻原麗風暄物象新鑾輿巡省正良晨同樂太平春玉輦旋期近

都人引領頻願歌天保祝楓宸萬歲莅東民奏樂前導至刑曹前路命

止之申時 中宮還宮各司一負迎于興仁門外女妓獻詩謠曰伏

覲 中宮殿下還幸京師無任慶抃歡欣之至謹獻詩詞并疏短引伏

以隨 玉輦而浴溫泉榮衛遂和平之吉奉瑤緘而出仙洞低昂獻頌禱

之詞不鄙欲飲優垂採納詞曰漂縹湯泉淨清和霽景鮮煌煌鑾輿好

言旋草木亦欣然羅綺都門外笙歌輦路前利園子弟奏新篇願獻壽

齊天奏樂前導至弘禮門內永濟橋而止自興仁門至光化門左右道

傍結浮橋觀望者以萬計命除隨駕群臣及留都群臣行禮 中宮

東宮亦命除禮○咸吉道監司啓古慶源地面阿吾知居住女真千戶

都致等四人欲移居於本府舊居之地 上令議政府六曹議之或曰

不可或曰使居慶源以南與本朝人民雜處則可矣欲居邊境則不可

以此答之觀其指意 上曰此事非易更孰議之○丁未信川守權自

以此答之觀其指意 上曰此事非易更孰議之○丁未信川守權自



安殺其縣吏崔坤坤子思敏訴冤令議政府六曹議之參贊成抑議曰  
以父死之故發狀非他告訴守令例也自安非法殺人罪既蒙赦思敏  
雖曰部民以父被殺之事告狀不干於告訴之例請皆勿論左議政孟  
思誠等議曰思敏雖以父死之故發狀他餘所犯不啻叢告其違教告  
訴之罪不可不懲趙啓生議曰思敏以不共戴天之讎初叢狀時豈計  
自己之罪而不告守令哉及憲府更推之時已往之事追呈告訴不可  
不懲自安那移出納之罪雖因告訴而發既受其狀已明其罪依律斷  
決黃喜議曰以案觀之自安信有罪矣然思敏初若只言自安那移出  
納之罪固當退其狀而反坐矣所以受理者父死之故耳自安既免非  
法殺人之罪捨本取末強論自安那移出納之罪則欲以睚眦之怨陷  
害守令者因緣蜂起甚乖吏民告訴之禁 上斷曰勿罪思敏以那移  
出納流自安于三千里○寶城人金思義得青琅玕以進令其道觀察  
使賞之○戊申平安道監司李叔時馳報中軍節制使李順蒙之捷命  
饋賚來人仍賜衣一領○以原廟成欲下赦左代言金宗瑞啓曰赦者  
小人之幸姑停赦宥何如 上曰此言愚夫愚婦所共知也然有重事  
必赦更議三議政僉曰重事莫過於建原廟宜降赦宥以示浹汙之恩



內傳于平安道監司曰今者李順蒙擒獲五十六名差定通事窮問根脚唐人及本國人姑分置近處各官不輕供給其餘野人壯丁結縛堅囚以待都節制使布置隨後俘虜者亦依上項例○己酉御勤政殿受朝○平安道監司李叔時馳報都節制使崔閏德上護軍洪師錫等生擒射殺男婦之數命饋賚來人賜衣○禮曹啓前此文昭殿上食則設饌具於寮而進之廣孝殿則先進空案而設饌具新文昭殿上食依舊文昭殿例從之○內傳于諸將等曰上京節次及所領軍人放送節次一聽都節制使號令雖已發程留于所至處待都節制使指揮又別內傳于都節制使崔閏德曰並皆指揮毋使失次○庚戌受常察○大護軍趙石岡來啓俘獲之數上引見賜石岡衣二領○領議政黃喜左議政孟思誠右議政權軫吏曹判書許稠等聞北征報捷詣闕上令安崇善金宗瑞等議曰野人本多猜嫌昔趙洵殺野人之後野人於中原路上見貌類趙洵者欲害之其志慘矣征討之後恐有乘間謀害本國赴京者迎送軍加數何如喜等啓曰事畢後觀彼人盛衰更議○辛亥受常察○慶尚道監司辛引孫進純白雌牛○刑曹啓前牧使李勗壓良爲賤之罪命收職牒○壬子親傳朔祭香祝○遣舍人趙瑞康



于咸吉道推訪新地初吉州人女真通事金丐乙大將校乙奉等言我等往白頭山西南間有平原三處土地沃饒人居各三四十戶舊居咸興不識名姓朴者亦往居焉又鏡城人金富李升吉亦言我等尋往閑曠隱居之地山谷間有民居四十餘戶皆積穀富饒所言與金丐乙大之說相合乃遣瑞康尋覓○五月癸丑朔吏曹啓諸都監枝色錄事論功叙用時則勿論前職高下超拜叅職官職猥濫今後八品以上許拜叅職從之○吏曹啓文昭殿樂器擇殿直一人久任典守又以禮曹稽制司正郎兼掌又置提調檢察從之○禮曹啓文昭殿移安後受朝賀儀注其日有司設殿下座於勤政殿北壁南向設香爐二於前楹外左右典樂展軒懸於殿庭設舉麾位於殿上西階之上並如常儀安神祭畢殿下還內典儀設王世子位於殿庭道東北向設文官一品以下位於道東宗室及武官一品以下位於道西每等異位重行北向相對爲首監察二位於文武班後北向設殿上典儀位於殿上東階之東西向判通禮階下典儀致詞官位於懸之東北通贊一人在南差退俱西向通贊一人於懸之西北東向奉禮郎設門外位於弘禮門內文官於道東宗室及武官於道西每等異位重行相向北上鼓初嚴兵曹



勒諸衛列仗屯門及陳於殿庭如常儀宗室及文武群官各具朝服鼓二

嚴王世子服朝服以出侍衛並如常儀左中護引就勤政門外次坐判

道禮啓諸中嚴殿下服遠遊冠絳紗袍出思政殿坐繖扇侍衛及近侍

執事官先行四拜禮並如常儀典樂帥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諸

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尚瑞官奉寶俱詣閣奉迎鼓三嚴典儀率致詞

官通贊先就位奉禮郎分引群官三品以下先入就位判通禮咨外辦

中禁傳嚴殿下乘輿以出繖扇侍衛如常殿下將出仗動協律郎俛

伏舉麾興工鼓奏隆安之樂殿下陞座爐烟升尚瑞官奉寶置於座前

不如常協律郎偃麾戛致樂止僉知通禮引王世子入就位立定典儀曰

四拜通贊傳贊王世子鞠躬舒安之樂作四拜興平身樂止致詞官升

自西階進當殿下座前北向跪通贊贊跪王世子跪致詞官贊稱王

世子臣某廟室重新祀事既成禮當慶賀賀訖俯伏興通贊贊俯伏興四

拜興平身王世子俯伏興樂作四拜興平身樂止致詞官還本位通贊

贊鞠躬四拜興平身王世子鞠躬樂作四拜興平身樂止僉知通禮引

王世子出王世子既出奉禮郎分引宗室及文武二品以上以次入就

位立定典儀曰四拜通贊傳贊群官皆鞠躬舒安之樂作四拜興平身樂



止致詞官升自西階進當殿下座前北向跪通贊贊跪群官皆跪致詞  
官賀稱議政具官臣某等廟室重新祀事既成禮當慶賀賀訖俯伏興通  
贊贊俯伏與四拜興平身群官皆俯伏興樂作四拜興平身樂止致詞官  
還本位通贊負跪搢笏三叩頭千歲千歲千歲出笏俯伏興四拜興平  
身群官皆跪搢笏三叩頭呼千歲千歲千歲出笏俯伏興樂作四拜興  
平身樂止奉禮郎分引宗室及文武二品以上出判通禮進當殿下座前  
跪落禮畢俯伏興還本宮協律郎俛伏舉麾興樂作殿下降座升興還  
內繳扇侍衛女來儀侍臣從至閣協律郎偃麾樂止奉禮郎分引群官三  
品以下以次出○傳旨文昭殿獻官以宗姓庶姓迭差○甲寅禮曹啓文  
昭殿移安儀注前期禮曹啓聞散告攸司隨職供辦移安前二日殿司帥  
其屬掃除舊文昭殿內外漢城府清路先是新文昭殿後殿近北一架每  
間作龕爲室太祖居西太宗次之座皆南向又於前殿北壁下南向  
爲一龕以奉太祖昭東穆西東壁下近北西向爲一龕以奉太宗攸  
司陳設帷帳床席等物如儀前一日預告如朔望儀忠扈衛設殿下大  
次于景福宮光化門外道西東向設奉迎位於大次前東向又設小次於  
新文昭殿大門外道東西向車駕出宮其日依時刻宗室及文武群官時



服俱集執房鼓初嚴通禮門設宗室及文武群官奉迎位於大次之南  
近西以北為上鼓二嚴判通禮跪啓請中嚴宗室及文武群官俱就奉  
迎位兵曹陳繖扇華蓋判司僕進腰輿於思政殿閣外諸侍衛之官各  
服其器服近臣俱詣閣祇候鼓三嚴判通禮跪啓外辦殿下服冠袍  
升輿以出繖扇華蓋侍從如常至光化門外大次前降輿判通禮導  
殿下入大次侍衛之官侍衛如常告動駕前一日忠扈衛設帷次於舊  
文昭殿之西東向有司設床席褥位二於帷內奉常寺以腰輿奉神位  
版二有詣帷次大祝宮闈令各奉神位版置安於褥位太祖神位版置  
置在執事者設卓於舊殿內神帷東南西向具筆硯設題神位版官盥  
洗於東階東南北向有司設奉迎官位於東階東南西向墨光設題神位版官  
及執事者位於其後稍南重行西向北上設監察位於殿庭之南近東  
西向書吏陪其後謁者贊者位於東階西南西向北上其日典祀官殿  
司各帥其屬入奠祝版於神位之右設香爐香合並燭於神位前次設  
祭器實饌具設尊於戶外之左訖奉迎官以下諸執事各具祭服盥洗  
訖謁者贊者先就殿庭中向西上四拜訖就位謁者引監察及題神主  
位版官典祀官諸執事入就拜位重行北向西上立定贊者曰四拜監



察以下皆四拜訖各就位謁者引奉迎官入就位西向立贊者曰四拜  
奉迎官四拜訖謁者引奉迎官詣卓南北向立大祝奉大祖神位版

置以入開匱奉出神位版卧置卓上題神位版官詣盥洗位盥洗訖升

自東階詣卓前西向立題云有明贈諡康獻大祖至仁啟運聖文神

武大王墨書訖以光恭重模之待墨書大祝奉神位版安于匱中次宮

闈令奉王后神位版匱以入開匱奉出神位版卧置卓上題神位版官

題云承仁順聖神懿王后墨書訖以光恭重模之降復位官闈令奉神

位版安于匱中訖大祝官闈令各奉神位版安于辟容前有南向謁

者引奉迎官降復位有司進饌訖謁者引奉迎官升自東階詣尊所西

向立執尊者酌酒執事者二人以盞受酒謁者引奉迎官入詣神位前

北向立贊跪搢笏奉迎官跪搢笏執事者一人奉香合一人奉香爐謁

者贊三上香奉迎官三上香執事者奠爐于案奉香在奉迎官之右奠

奠盞執事者以盞授奉迎官奉迎官執盞獻盞以盞授執事者奠于神

位前又執事者以副盞授奉迎官奉迎官執盞獻盞以盞授執事者奠

于王后神位前謁者贊執笏俯伏興小退北向跪大祝進神位之右東

向跪讀祝文訖謁者贊俯伏興再拜興平身奉迎官俯伏興再拜興平



身謁者引奉迎官降自東階復位贊者曰四拜奉迎官四拜謁者引奉

迎官出釋服就大門外道東西向奉迎謁者引監察及題神位板官與

祀官諸執事俱復拜位贊者曰四拜監察以下皆四拜訖謁者以次引

出大祝官闈令納神位板謁者贊者就拜位四拜而出典祀官率其屬

徹禮饌祝版瘞於坎 太祖神位版詣新文昭殿前一日尚輦兵曹乘輿司

進象輅厭翟腰輿香亭子儀伏於舊文昭殿大門外其日告動駕祭畢

攸司設褥位二於殿上中戶外南向執事者以腰輿二置於於褥位上太祖

輿在西王於其前南向象輅在右織扇入陳於殿庭左右又設褥位二於大門外置象輅厭翟

神位前跪啓厭翟在左請降座升輿詣新文昭殿啓訖俯伏興退大祝奉 太祖

神位版匱安於輿上次宮闈令奉王后神位版匱安於輿上大祝撤

太祖睟容宮闈令撤王后睟容各至于函置于座宗簿寺官負侍神位版

腰輿二奉安於執事者奉昇神輿而出大祝宮闈令各扶持至象輅

厭翟後褥位上小駐攝判通禮詣 太祖輿前跪啓請降輿升輅啓訖俯

伏興退大祝奉 太祖神位版匱升輅次宮闈令奉王后神位版匱升

厭翟十牛將軍夾輅而趨太祖輅先行王后厭翟攝判通禮進當輅前

文之各有儀伏樂



跪啓請輅小駐教奉迎官上馬啓訖奉迎官上馬前導攝判通禮跪啓  
請輅進教啓訖伏興退輅進教鼓吹振作至景福宮光化門外奉迎  
所奉迎官下馬輅及厭翟至群官鞠躬過則平身輅及厭翟將至判通  
禮導 殿下就奉迎位輅及厭翟至判通禮啓鞠躬 殿下鞠躬輅及  
厭翟過判通禮啓平身 殿下平身判通禮導 殿下還入大次以俟

太宗象輅至 太祖輅至光化門回輅南向尚輦以腰轡進輅及厭

翟後褥位上設司臨時攝判通禮進當輅前跪啓請降輅升輿啓訖俯

伏興退大祝宮闈令各奉神位版匱安於輿上如前儀神輿至新文昭

殿南門鼓吹止分左右其儀及等並於殿南門外神輿入自正門由

中道至殿上中外戶褥位上設司臨時攝判通禮進神輿前跪啓請降

輿升座啓訖俯伏興退大祝宮闈令各奉神位版匱安於座南向以西

為上殿司帥其屬奉扇蓋設於神座前左右腰輿降自東階由東門出

大祝宮闈令降自東階近東西向立以俟 太宗神位版附廣孝殿告

移安文昭殿儀與 太祖移安儀同告動駕儀與 太祖告動駕儀同唯

無題神位版之節 太宗神位版詣文昭殿與 太祖神位版詣新文

昭殿儀同唯無撤碎於大門外左立侯安而止分左右儀初忠



扈衛設 太宗神位版權駐帳次於新文昭殿南門外道西東向攸司

設床席褥位二於帳內神輿至殿南門外帳前攝判通禮詣 太宗輿

前跪啓請降輿入帳啓訖俯伏輿退大祝宮闈令各奉神位版匱安於帳

座 太宗神位版匱在北 王右神位版匱在南 繳扇列於帳前大祝宮闈令升自東階詣 太

祖室大祝開匱奉出 太祖神位版設於座 在 次宮闈令開匱奉出王

后神位版設於座 在 俯伏輿俱退復位攝判通禮進當 太宗帳前跪

啓請降座升輿附謁啓訖俯伏輿大祝奉 太宗神位版匱安于輿

宮闈令奉王后神位版匱安于輿訖俯伏輿退攝判通禮前引至殿南

門繳扇停列於門外 侍衛官 吏皆退 執事者 內侍 別監 陪神輿入自正門至附謁褥位

設司臨時設褥位二於殿庭當中北向 太宗神位版匱在東闈大祝宮闈令各奉匱安於褥

位開匱大祝奉出 太宗神位版次宮闈令奉出王后神位版訖攝判

通禮進褥位西北向跪啓稱今以吉辰 太宗恭定聖德神功文武光

孝大王彰德昭烈元敬王后附謁啓訖俯伏輿退小頃攝判通禮進褥

位之西東向跪啓請升座啓訖俯伏輿退大祝宮闈令進跪於褥位各

奉神位版安於輿 其匱蓋亦置 輿上近後 升自中階大祝宮闈令奉引至東戶外

褥位上 攸司臨時 各奉神位版安於座西向以北為上腰輿降自東階



由東門出大祝宮闈令詣 太祖室 太宗室納神位版乃退初 太

宗神輿入光化門判通禮進大次前跪啓請升輿詣小次 殿下升輿

繳扇華蓋侍從如常至新文昭殿大門外入小次侍衛之官侍衛如常

待 太宗神位版柎謂禮訖判通禮進小次前跪啓請升輿權就齊殿

○殿下升輿判通禮前導權就齊殿繳扇華蓋侍衛如常安神祭儀齊戒

前享三日 殿下散齊二日致齊一日凡散齊不吊喪問疾不聽樂有司

不啓刑殺文書致齊唯啓享事凡行事執事官及近侍之官應從升者

並散齊二日致齊一日散齊治事如故唯不縱酒不食葱韭蒜蕪不吊

喪問疾不聽樂不行刑不判署刑殺文書不與穢惡事致齊唯行享

事已齊而闕者通攝行事陪祭宗室文武群官諸侍衛之屬守衛殿門

者及工人俱清齊一宿享官以下凡與祭者皆前享二日沐浴更衣陳設其日 太宗神位

版柎謂禮訖與樂率其屬設樂部二一於殿上一於殿庭近西俱北向通

禮門設 殿下版位於東階東南西向設亞獻官終獻官位於 殿下

版位之後近南西向北上設通贊二人位於東階之西西向若內庭狹窄則設於

外庭東階西南西向設典樂位於樂部之北北向設陪祭宗室及文武群官位於外室又官一品以下於道東宗室及武官一品以下於道西每等異位



重行北向相對為首宗室每君特設位於正品班頭一品之前設監察位二於文武班

後北向書吏各陪其後開瘞坎於後殿之北壬地方深取足容物南出

陸按書官負以祝版奉進近臣傳奉以進 殿下署訖近臣奉出付殿

司典祀官殿司各帥其屬入奠祝版各一於各室神位之右各有設香

爐香合并燭於神位之前次設祭器實饌具設尊於各室戶外之左設

福酒等一於 太祖室尊所行禮時至典祀官殿司各帥其屬入實饌

具畢諸享官及陪祭宗室文武群官皆就殿門外典樂帥工人入就位

奉禮郎分引陪祭宗室及文武群官入就位亞爵官終獻官盥悅訖奉

禮郎引亞獻官終獻官入就位大祝官闈令詣 太祖室開匱奉出神

位版設於座太祖神位版大祝奉出次詣 太宗室奉出 神位版

如 太祖室儀判通禮跪啓外辨 殿下盥悅訖贊禮導 殿下入自

東門待衛不應入樂作殿庭 殿下至版位西向立樂止贊禮啓訖鞠

躬拜與拜興拜與拜與平身 殿下鞠躬拜與拜興拜與拜與平身通

贊贊鞠躬拜興拜與拜與平身在位者皆鞠躬拜興拜與拜與拜與平

身贊禮導 殿下樂作殿庭 升自東階訖樂止詣 太祖室尊所西

向立樂作殿庭 執尊者酌酒近侍二人以盞受酒贊禮導 殿下由中



戶入詣 太祖神位前北向立啓請跪 殿下跪近侍一人奉香合跪進

近侍一人奉香爐跪進贊禮啓請三上香 殿下三上香近侍奠爐于

案進者在東西向奠爐在此近侍一人奉盞跪進贊禮啓請執盞獻盞

殿下執盞獻盞以盞授近侍奠于 太祖神位前又近侍一人以副

盞跪進替禮啓請執盞獻盞 殿下執盞獻盞以盞授近侍奠于王

后神位前贊禮啓請俯伏興小退北向跪 殿下俯伏興小退北向跪

樂止大祝進神位之右東向跪讀祝文訖樂作贊禮啓請俯伏興拜興

平身 殿下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樂止贊禮導 殿下出戶詣

太宗室尊所西向立樂作執尊者酌酒近侍二人以盞受酒贊禮導

殿下由東戶入詣 太宗神位前東向立啓請跪 殿下跪近侍一

人奉香合跪進近侍一人奉香爐跪進贊禮啓請三上香 殿下三上

香近侍奠爐于案進者在南北向奠爐在此近侍一人奉盞跪進贊禮啓執

盞獻盞 殿下執盞獻盞以盞授近侍奠于 太宗神位前又近侍一

人以副盞跪進贊禮啓請執盞獻盞 殿下執盞獻盞以盞授近侍奠

于 王后神位前贊禮啓請俯伏興小退東向跪 殿下俯伏興小退東

向跪樂止大祝進神位之右南向跪讀祝文訖樂作贊禮啓請俯伏興



拜興拜興平身 殿下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樂止贊禮導 殿下出

戶樂作樂降自東階復位樂止奉禮郎引亞獻官升自東階奉禮郎

下詣 太祖室尊所西向立樂作樂執尊者酌酒執事者二人以盞

受酒亞獻官由中戶入詣 太祖神位前北向跪執事者一人以盞授

亞獻官亞獻官執盞獻盞以盞授執事者奠于 太祖神位前又執事

者一人以副盞授亞獻官亞獻官執盞獻盞以盞授執事者奠于王

后神位前亞獻官俯伏興小退拜興拜興平身樂止出戶詣 太宗室

尊所西向立樂作執尊者酌酒執事者二人以盞受酒亞獻官由東戶

入詣 太宗神位前東向跪執事者一人以盞授亞獻官亞獻官執盞

獻盞以盞授執事者奠于 太宗神位前執事者一人以副盞授亞獻

官亞獻官執盞獻盞以盞授執事者奠于 王后神位前亞獻官俯伏興小

退拜興拜興平身樂止出戶降自東階復位奉禮郎引終獻官行禮如

亞獻儀引降後位執事者設飲福位於前楹外近東西向大祝詣 太

祖室尊所以盞酌福酒授近侍贊禮導 殿下樂作樂升自東階詣

飲福位西向立近侍奉盞北向跪進贊禮啓請跪受盞 殿下跪受齋

飲訖近侍受虛盞復於尊所贊禮啓請俯伏興平身 殿下俯伏興平



身贊禮導 殿下降復位樂止贊禮啓請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殿下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通贊贊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在位者皆鞠躬拜興

拜興平身贊禮啓請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與拜興平身 殿下鞠躬拜興

拜興拜興拜興平身通贊贊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在位者皆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贊禮啓禮畢導 殿下還齋殿樂作殿庭

樂出門樂止奉禮郎引亞獻官終獻官出奉禮郎分引陪祭宗室及文

武群官以次出典樂帥工人出大祝官闈令納神位版初執事者陳腰

輿於東階之東每室各二皆西向北上大祝官闈令納神位版訖執事

者各奉腰輿大王輿內侍院升自東階詣 太祖 太宗室戶升大祝

各詣 太祖 太宗室前跪啓請降座升輿詣後殿啓訖俯伏興大祝

官闈令各奉神位版匱安於輿執事者次奉昇詣後殿各室戶外大

祝官闈令各奉神位版匱安於座俱南向以西為上殿司帥其屬奉繼

蓋設於各室前闔戶以降乃退典祀官帥其屬徹禮饌祝版瘞於坎

殿下乘輿還內侍衛如來儀○前經歷權孟慶副司直朴以寧回自建

州衛告捷 上悅引見賜衣各二領○乙卯移安 太祖 太宗神位

版于新文昭殿 上率文武群臣親行安神祭如儀還宮知申事安崇



善等行賀禮 上曰近者久旱而雨恐移安之日連雨不霽今乃不雨予甚喜焉○上以遠遊冠絳紗袍御勤政殿受賀宥境內曰報本反始禮經之常事亡如存孝誠之至故歷代帝王既立宗廟禮尚大古所以神之也又設原廟事以平生所以親之也予承 祖宗之貽憲襲無彊之鴻休繼述惟勤追慕罔極每於四時之事饗薦之禮務極精嚴以展孝思顧念原廟之設歷代不同宋朝合諸觀神御安於景靈宮乃得禮之中今我 太祖 太宗原廟各異非惟不合古制慮後世子孫各立其廟百世之後神宇不勝其繁可繼可述不亦難乎肆命禮官參酌古今宮城之內改建寢殿仍號文昭後代奉祀無過五室允其神御之物禮樂之具一切更新創立一代之規定為萬世之典庶幾子孫於此於彼之念事生事存之心可謂無憾矣已於五月初三日移安新殿躬薦祀事屬大禮之告成宜百姓之均慶除謀叛大逆謀叛子孫謀殺歐罵祖父母父母妻妾謀殺夫奴婢謀殺主蠱毒魘魅謀故殺人但犯強盜外已叢覺未叢覺已結正未結正咸宥除之敢以宥旨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於戲尊祖敬宗爰推奉先之孝赦過宥罪用廣錫福之休咨爾臣民體予至懷○留後司及各道進篋以賀○平安道監司遣人



啓右軍節制使李恪之捷即命戶曹右叅判朴信生賈宣醞往寧邊府慰赴征都元帥崔閔德副將李順蒙李澄石崔海山李恪等○工曹叅判李兢以謝恩副使赴京道上遘疾至甜水站卒遼東都司致祭其文曰惟靈稟性忠厚德器才賢夙享爵祿授職朝鮮承爾王命奉使朝天庄康未窮玉樹遽顛豈期值遇辰巳之年詢及察案身事俱傳執德不感守職忠堅生男有三庭訓勉旃毓女有二中饋淨專胡此吉人華館頓捐生榮死哀人事稱全茲陳薄奠慕憶懸懸嗚呼哀哉尚饗上聞訃悼甚賜棺槨米豆共七十石兢登丁未重試科擢代言又解漢語爲承文院提調教誨不怠○召領議政黃喜左議政孟思誠右議政權軫吏曹判書許稠判中樞院事河敬復戶曹判書安純禮曹判書申商議事其一曰今興師西征童孟哥帖木兒亦懷疑懼之心不得安業予欲贈酒食以安其心然昔在庚寅贈以酒食仍加討罪近崔閔德遺酒食于李滿住從而征討今若使人贈遺則恐彼人不知本國之意反生疑貳終不安居處之何如僉曰年前李滿住還我被虜人時猛哥帖木兒亦並力爲之今既以滿住爲詐而致討則猛哥帖木兒必將有疑矣然遣人贈遺待之以信則彼人初雖有疑終必知我國之信意而安居



矣然則莫若遣人告諭之爲愈權軫亦議曰蕪送布子爲可其二曰予自乘御以來每致意於守文而兵革之事未嘗及也予豈好大喜功而加兵於野人乎敵加於已不得不舉而幸至大勝是誠可喜而亦有懼焉今雖功成何以保安此功而永無後患乎僉曰矜喜之心古人所戒殿下不以大勝爲喜而反以恐懼則是誠羨意臣等以謂堅城柵備糧餉慮不虞存敬畏則可無後患矣其三曰敵人來侵則爲將帥者輕敵出戰以致敗績古今常患今討賊之後設有彼人報復來寇則不可輕敵自今令將帥雖有賊變慎勿輕動堅壁固守清野以待至有可擊之勢然後審機追捕如何僉曰上教至當即內傳于平安道都節制使其四曰予聞赴征人所持馬死者幾至千數欲以下三道之穀換馬而給之不然則或給以諸島之馬或官給其馬輕收其直如何僉曰從軍死傷之馬安得盡給其價古亦未聞有此法以官穀換馬而給尤爲不可至若驛路馬匹則猶可充給黃喜孟思誠權軫許稠申商曰如不得已則馬匹致死軍卒限年復戶獨安純曰細問馬匹致死之數又問諸島馬匹之額如不准數則不必一時盡給今年給之明年又給之可也其五曰令邊將及士卒與韓木河野人及諸野人爲自言曰婆猪江



野人厚蒙本國之恩久矣今乃忘恩背德無名動衆突入我邊郡殺掠我人民厥罪貫盈肆我國家命將致討罪豈好功而然歟出於不得已也若彼人悔過自新誠心歸順則國家必待之如初矣以此開諭何如僉曰此議甚好從之○兵曹啓警守巡綽皆所以禁遏寇盜也今警守把直者終夜寢宿巡綽官亦不每更巡行一夜一度分巡各面諸更之姓一時取來其有名無實甚矣請遣本曹直宿郎廳及鎮撫出其不意連更巡行檢察如有警守闕其坐更巡官闕其巡更者隨其輕重科罪從之○禮曹啓前此州府郡縣養老宴婦女則勿令聚會有職人妻給米一石酒五瓶無職人妻給米二石酒三瓶并備魚肉給送其家然均是養老宴不可京外有異乞依京中例令守令男女異廳設宴饋餉從之○禮曹啓新建文昭殿乞設殿直四人二則舊殿直仍舊一則廣孝殿直移差從之○丙辰受常祭○命左代言金宗瑞往議于三議政之第曰童孟哥帖木兒權豆等部落各異兩心之向背亦各不同今之宣慰雖托言奪還被虜人之功實慰安胥動之意今若只慰其父而不慰其子則無乃其子有嫌乎然其子無功而并慰之無乃不可乎在平時猶嘗以麻布繇布共十匹贈孟哥帖木兒今賞其功而只給十二匹無乃



少乎今給苧麻布各十匹何如宣醞則先慰其父次慰其子布物亦給其子何如權軫曰童猛哥帖木兒給苧麻布各八匹其慰權豆之辭則乘啓被擄人物又啓堅備防禦之事其心可嘉肆給麻苧布各四匹宣醞先慰其父次慰其子可也孟思誠議曰權豆再朝獻琛其意可賞以事勢觀之其父之心不及其子今慰安之時贈物均賜可也然父子之間必有差等其勢乃安猛哥帖木兒給二十匹權豆給十五匹何如其慰辭則與軫意同黃喜曰權豆只給十匹仍慰曰前日使人無回答者待汝父回還無慰耳上即遣上護軍池含賚宣醞以慰之仍賜童猛哥帖木兒苧麻布各十匹權豆苧麻布各五匹乃令其道隨宜備酒饌以給之○禮曹啓文昭殿四時及臘俗節攝行儀注齋戒前享三日行事執事官並散齋二日致齋一日九散齋治事如故唯不縱酒不食葱韭蒜葷不吊喪問疾不聽樂不行刑不判署刑殺文書不與穢惡事致齋唯行享事已齋而闕者通攝行事守衛殿門者及工人俱清齋一宿

享官以下凡與祭者皆前享二日沐浴更衣

陳設前享二日殿司帥其屬掃除殿之內外前

一日典樂設樂部二於前殿殿上殿庭俱北向有司設獻官位於東階東南西向執事者位於其後稍南重行西向北上設監察位於殿庭之



南近東西向書吏陪其後謂者贊者贊引位於東階之西俱西向北上設  
 樂位於殿上殿庭樂部之北北向殿司帥其屬掃除殿之內外享日  
 未行事前殿司開前殿龕室整拂神幄鋪筵如常儀奠祀官殿司各帥  
 其屬入奠祝版各一於神位之右各有設香爐香合並燭於神位前次  
 設祭器實饌具設尊於戶外之左設酒盞一於太祖尊所行禮享  
 日未行事前三刻殿司開前殿整拂神幄鋪筵如常儀典祀官殿司各  
 率其屬入實饌具畢前二刻獻官以下各其祭服皆就前殿門外贊引  
 引監察點視陳設前一刻獻官以下諸執事盥洗訖初執事者各奉腰  
 輿大王輿內侍院王后輿內侍府陳於後殿各室戶外每室各二皆南向西上大祝宮  
 闈令各奉神位版匱安於輿執事者以次奉舁詣前殿戶外大祝奉太  
 祖神位版匱宮闈令奉王后神位版匱由中戶入安於龕室南向西上  
 殿司帥其屬奉扇蓋設於神座前左右次大祝奉太宗神位版匱宮闈  
 令奉王后神位版匱由東戶入安於龕室西向北上其腰輿降自東階置於東階之東西向北上  
 大祝宮闈令俯伏興皆出就門外謂者贊者贊引先就殿庭拜位北向西  
 上四拜訖各就位典樂帥工人入就位贊引引監察及典祀官諸執事入就  
 殿庭拜位重行北向西上立定贊者曰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監



察以下皆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贊引引監察以下各就位大

祝宮闈令以次開匱奉出神位版設於座謂者引獻官入就位西向立贊

者曰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獻官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

身謂者引獻官升自東階詣 太祖尊所西向立樂作上 執尊者酌

酒執事者二人以盞受酒謂者引獻官由中戶入詣 太祖神位前北

向立贊跪搯笏獻官跪搯笏執事者一人奉香合一人奉香爐謂者贊

三上香獻官三上香執事者奠爐于案奉香在東西自奠爐在 執事者

一人以盞授獻官獻官執盞獻盞以盞授執事者奠于 太祖神位前

又執事者一人以副盞授獻官獻官執盞獻盞以盞授執事者奠于王

后神位前謂者贊執笏俯伏與少退北向跪獻官執笏俯伏與少退北

向跪樂止大祝進神位之右東向跪讀祝文訖樂作謂者贊俯伏興拜

興拜興平身獻官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樂止謂者引獻官出戶詣

太宗尊所西向樂作執尊者酌酒執事者二人以盞受酒謂者引獻官

由東戶入詣 太宗神位前東向立贊跪搯笏獻官跪搯笏執事者一

人奉香合一人奉香爐謂者贊三上香獻官三上香執事者奠爐于案

奉香在南北向奠爐在北南向授盞奠盞惟此 執事一人以盞授獻官獻官執盞獻盞以盞授

執事一人以盞授獻官獻官執盞獻盞以盞授

執事一人以盞授獻官獻官執盞獻盞以盞授



執事者奠于 太宗神位前又執事者一人以副盞授獻官獻官執盞  
獻盞以盞授執事者奠于王后神位前謂者贊執笏俯伏與少退東向  
跪獻官執笏俯伏與少退東向跪樂止大祝進神位之右南向跪讀祝  
文訖樂作謂者贊俯伏與拜興平身獻官俯伏與拜興平身  
樂止謂者引獻官出戶降自東階復位小頃謂者引獻官升自東階詣  
太祖尊所西向立樂作樂殿執尊者酌酒執事者二人以盞受酒謂  
者引獻官由中戶入詣 太祖神位前北向立贊跪搯笏獻官跪搯  
笏執事者一人以盞授獻官獻官執盞獻盞以盞授執事者奠于 太  
祖神位前又執事者一人以副盞授獻官獻官執盞獻盞以盞授執事  
者奠于王后神位前謂者贊執笏俯伏與少退拜興平身獻官執  
笏俯伏與少退拜興拜興平身樂止謂者引獻官出戶詣 太宗尊所西  
向立樂作執尊者酌酒執事者二人以盞受酒謂者引獻官由東戶入  
詣 太宗神位前東向立贊跪搯笏獻官跪搯笏執事者一人以盞授  
獻官獻官執盞獻盞以盞授執事者奠于 太宗神位前又執事者一  
人以副盞授獻官獻官執盞獻盞以盞授執事者奠于王后神位前謂  
者贊執笏俯伏與少退拜興拜興平身獻官執笏俯伏與少退拜興拜



與平身樂止謁者引獻官出戶降自東階復位小頃謁者引獻官行禮  
亞獻儀引降復位執事者設飲福位於前楹外近東西向大祝詣 太祖  
尊所以盞酌福酒謁者引獻官升自東階詣飲福位西向立贊幣搢笏獻  
官跪搢笏大祝北向跪以盞授獻官獻官受盞飲訖太祝受虛盞復於尊  
所謁者贊執笏俯伏與平身獻官執笏俯伏與平身謁者引降復位贊者  
曰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在位者皆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者曰鞠躬拜興  
拜興拜興拜興平身獻官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謁者引獻官出  
贊引引監察及典祀官諸執事俱復拜位立定贊者曰鞠躬拜興拜興拜  
興拜興平身監察以下皆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贊引以次引出  
典樂帥工人出大祝宮闈令納神位版謁者贊者贊引就拜位四拜而出  
執事者各奉腰輿升自東階置於前殿戶外大祝宮闈令各奉神位版置  
安於輿執事者以次奉昇詣後殿各入室戶外大祝宮闈令各奉神位版置  
安於座如常儀殿司闔戶以降乃退典祀官帥其屬徹禮饌祝版瘞於坎  
○丁巳平安道都節制使崔閏德使平壤少尹吳明義上箋賀平野人曰  
去壬子歲十二月婆猪江野人等寇我北鄙臣於宣德八年正月十九日  
奉命上道三月二十七日敬奉教書即命二軍節制使臣李順蒙等分兵



七道四月十九日昧爽行師問罪戎醜悉平謹奉箋稱賀者聖人之德允  
合於天心仁義之師悉平其獷俗惟將及卒旣懼且呼竊以周雅柔薇實  
是獫狁之故商書伐葛亦爲童子而征民可勞乎兵非得已蠢茲兇類隣  
我邊城狼貪瀆畜其內心犬吠頻信於外戶侵軼關塞寇攘士民罪已積  
於丘山惡亦浮於梟獍乃令賤品行常刑而臣專節制之權承綸綍之  
命分軍七道自將千兵士纜交鋒賊已褫氣若江河之注壑寸膠難防如  
破石之轉峯虛卵自破在昔人討而未能者今茲天與而旣取之上足以  
謝宗廟在天之靈下足以釋國家積年之忿稽之往古皆在下風恭惟聖  
智邁湯聰明齊舜風雲動盪神氣耀於荒陬日月貞明毳服歸於姜化干  
戈載戢邊境無虞伏念猥以庸材端逢盛代執訊獲醜倍彈敵愾之誠破  
斧缺戕克掃滔天之惡 上御思政殿引見明義賜衣二領○王世子及  
三大君進豐亨○文昭殿親行祭堂上樂拍在中第一行琴瑟笙方響在左  
琴瑟和方響在右第二行歌六在左六在右第三行龍管箏篋唐笛洞簫  
牙箏唐琵琶在左龍管箏篋唐笛洞簫大箏唐琵琶在右第四行教坊鼓  
在中杖鼓二在左二在右堂下樂拍在中第一行玄琴一在左一在右鄉  
琵琶一在左一在右加椰琴一在左一在右唐琵琶一在左一在右瑟



琴一在左一在右第二行歌四在左四在右鄉感築一在左一在右大  
笛一在左一在右第三行教坊鼓在中杖鼓二在左二在右第四行及  
五行並龍管唐感築唐笛洞簫唐琵琶方響分左右第六行教坊鼓一  
在左一在右杖鼓四在左四在右攝行時堂上樂拍在第一行琴笙在  
左琴和在右第二行方響在中歌三在左三在右第二行箛築洞簫唐  
琵琶在左唐笛龍管唐琵琶在右第四行教坊鼓在中牙箏杖鼓在左  
大箏杖鼓在右堂下拍在中第一行方響在中玄琴加椰琴在左鄉琵琶  
唐琵琶在右第二行大笛一在左一在右歌二在左二在右第三行  
教坊鼓在中杖鼓一在左一在右第四行方響在中龍管唐笛唐琵琶  
在左感築 簫唐琵琶在右第五行教坊鼓在中杖鼓二在左二在右  
○戊午輪對○召政府六曹議曰招安咸吉道新地之策何如欲遣京  
官同趙瑞康細推而來僉曰遣審知其處金思先等四五人招之問其  
自願啓聞後更議除加遣京官且令趙瑞康所推各人亦皆保放上  
從之又議曰平安道擒獲老幼男婦南道各官分置之策何如沈道源  
曰姑分置於其道與黃海道安純申商趙啓生鄭欽之崔士康趙資議  
曰照依已交平例分給爲奴婢孟思誠權軫許稠河敬復議曰頒賜在



功軍士爲奴婢黃喜議曰有功軍士爲先頒賜并賜有能存恤者即內  
傳于平安道都節制使被擄男女姑送于京又議曰迎送軍加定乎否  
僉曰限邊警寢息倍數加之獨黃喜曰依前數擇精銳者充定 上從  
僉議○內傳于咸吉道監司曰遣金思先等四五名于新地開諭招安  
仍令曰若其人恐被避役之罪則曰已經赦宥何疑受罪唯無差役勢  
似不可或仍住此或還舊居任其所願仍審戶口爭寡土地肥脊廣狹  
兼察四標率其渠帥而來○兵曹啓京外閑良人等若以充補甲士試  
取則須以上多者叙用若於都試則二三等並皆叙用彼重此輕選法  
未精避難就易其弊不貲自今九閑良試都試者須入二等乃許叙用  
從之○兵曹啓東小門敦義門並令護軍依興仁崇禮門例關符直宿  
從之○前司宰副止朴有典上言曰吏之以刑法出身君子所羞也故  
今之律學率多庸劣律無正條者不能酌輕重之宜以致當輕者反重  
當重者或輕乞以文科出身者任之則刑有平允矣○已未 上御慶  
會樓下議政府六曹進豐呈王世子及諸宗親六代言侍宴 上謂黃  
喜等曰婆猪之寇悉平而我師萬全予欲以捷告于宗廟何如喜曰此  
實臣等思慮所未及也今聞 上教實合於理 上即命集賢殿稽諸



諸古文 上曰婆猪江地面山川險阻詭寇散處命將之初豈意大捷  
今捷書累至予甚喜焉喜等曰唯吏曹判書許稠啓曰我朝鮮億萬年  
無疆之祚實兆此舉 上曰前首金乙亥賈捧奏本內令邊將部領軍  
兵前去從宜設策及機布置則今日之惡牛獷俗理宜奏達處之何如  
喜等曰 上教至當命承文院修文書至九爵乃罷○平安道都節制  
使崔閔德差朴好問馳啓曰宣德八年三月十七日敬奉符教將計婆  
猪江寇送至左符參驗發兵敬此即發本道馬步正軍一萬兼領黃海  
道軍馬五千四月初十日江界府一會分軍中軍節制使李順蒙領兵  
二千五百十五向首賊李滿任寨里左軍節制使崔海山領兵二千七  
十向車餘等處右軍節制使李恪領兵一千七百七十向馬遷等處助  
戰節制使李澄石領兵三千一十向兀刺等處金孝誠領兵一千八百  
八十八向林哈刺父母寨里洪師錫領兵一千一百一十向八里水等  
處臣領兵二千五百九十九名直趨正賊林哈刺等寨里本月十九日  
諸將潛師勦捕訖今將生擒斬頭及奪取牛馬軍器數目并軍士中箭  
致死人及中箭人馬數目開坐以聞臣生擒男女六十二名殺死賊九  
十八名角弓二十一箭箭四百二十環刀三矢箭八羅韜三弓箭三槍刃



二十八小鼓一馬二十五匹牛二十七頭本國軍士中箭死者四中箭者二十中箭馬十八匹中箭死馬二匹中軍節制使李愐蒙生擒男女五十六殺死之數不錄左軍節制使崔海山生擒男子一斬首三角弓六箭一百四矢箭六羅韜二環刀一右軍節制使李恪生擒男女十四殺死賊四十三馬十一匹牛十七頭助戰節制使李澄石生擒壯男十八壯女二十六男女兒童各十二射殺割耳五甲二角弓十五矢箭七環刀一箭三百三十槍二馬二十五匹牛三十三頭鞍子三助戰節制使金老誠生擒男女十六殺死賊十三中箭賊七角弓二箭十四馬六匹牛十二頭中箭軍士二中箭馬六匹一匹即死上護軍洪師錫生擒男女三十一殺死賊二十一中箭賊二十八角弓八箭一百十二環刀一牛二十一頭中箭軍士三馬三匹上引見好問于思政殿好問啓曰今被虜人言婆猪江野人之寇閭延也童猛哥帖木兒管下人亦來上密令金宗瑞議于諸大臣曰猛哥帖木兒聞此言則必懷疑懼密諭閏德勿令喧說何如僉曰上教允當即下內傳于閏德賜好問衣二領初閏德發軍時會諸將帥披示教書及事目仍取招曰主將條令如或有違敬依教書軍法從事無辭其罪軍令曰一與彼人對敵之際今降勅書



及永樂年間宣諭聖旨辭緣母得開說一依頒降教書諸將專聽主將之令一主將角一通諸將應之金鼓亦同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即進金之即止再金即退一從主將之令一臨戰麾而不應者聞鼓不進者不救將帥者漏洩軍情者設妖言惑衆者告大將斬一失其牌而從他牌者亡章者咄詳者罰一伍中失三人者罰不救牌頭者斬一徐鼓則徐行疾鼓則疾行不從法者行陣則罰臨戰則斬一入賊里老幼男婦勿擊刺雖壯者降則勿殺一入賊里出令前收拾財寶者斬一行軍險隘忽遇賊人止而擊之角報其軍諸軍角報主將退北者斬一勿殺牛馬雞犬勿焚家舍一大抵攻伐之法以義誅不義攻其心而萬全義也若有侵殺老幼要殺唐人欲釣軍功而干犯條令者并依軍法施行一越江時須要伍伍什什次第上船毋得爭舩失次違者并與搃小牌論罪一駐營使客及諸將接待時京來軍官等劍佩不離左右違者停五日料行陣則旗鉦鼓纛就令捧持一鎮撫一負京來軍官四負輪日把直營門除行路外各軍節制使及領軍差使負等只率伴人一名八來一主將出令鎮撫所傳言其一應動靜諸軍於鎮撫所聽令一各牌伺候一人不離聽令一若有死亡人馬馬則收骨埋置人則載來令訖與



諸將約曰來十九日皆入賊穴問罪若有風雨晦冥則二十日亦可就  
相拜別閩德自所灘下時番洞口過江駐師江邊有四野獐自來入營  
軍士捕之閩德曰吾聞武王欲伐紂過河有白魚入于王舟人曰白商  
色也今入王舟乃商人歸周之徵也今獐乃野獸也而自來見捕實野  
人見殺之兆也至魚虛江邊留軍士六百名設木柵十九日昧爽林谷  
刺寨里仍駐營賊望沈吒納奴寨里皆潰無人但江邊有賊三人先見  
形或七八人或十餘人相爲見形射矢閩德令通事馬邊者馬淵大等  
呼語之曰我等行兵非爲爾也只爲忽刺溫來爾以此汝等寨里勿令  
攻伐汝宜知之賊人等下馬攢手叩頭是日戰時我軍上有白氣如帛  
匹之長二十日洪師錫軍馬至與閩德會師錫軍生擒三十一賊從後  
掩戰謀令逃散遂斬二十六名只存五名自吒納奴東山至峇刺等寨  
里山上則左軍川邊則右軍中央則中軍終日搜探退營石門仍設鹿  
角城令知慈山郡事趙復明知載寧郡事金仍等領兵一千四百將俘虜  
人先來修治道路時野草燒盡馬匹瘦億無以大雨閩德憂之仰天攢  
手而告曰惟此野人侵我邊鄙窮兇極惡積有年紀年前招引忽刺  
溫人等陵犯邊徼殺害生靈掃蕩室廬予承 上命領兵問罪今天



怨彼有罪困我無辜嗚呼皇天我罪伊何告訖泣下須臾雨止令洪師  
錫崔淑孫馬邊者領兵一千五百搜各里至屯納奴寨里亦無人故只  
掛招諭榜文而來金孝誠領兵來會閩德以李順蒙不獻醜不待令先  
行崔海山不及軍期李澄石亦不待令先行勅之宣慰使朴信生至賜  
酒仍宣上教曰今日之事實賴天地祖宗之德以至於此非予所取  
當也還師之後必有報復於松江等處益加整軍守禦李順蒙李澄石  
崔海山不得與焉○右議政仍令致仕柳寬卒上聞計即欲舉哀知申  
事安崇善啓曰今日設宴之後且禮曹停朝狀尚未上日昏而雨請於  
明日行之上不從以白衣素繳扇御弘禮門外率百官舉哀如儀寬  
初名觀字夢思後改寬字敬夫黃海道文化縣人高麗政堂文學公權  
之七代孫也中辛亥科累遷典理正郎典校副令出守鳳山入爲成均  
司藝歷內史舍人司憲中丞太祖賜元從功臣之券歷大司成左散  
騎刑吏曹典書出爲江原全羅兩道都觀察使雞林府尹入歷藝文館  
大提學刑曹判書再爲大司憲轉議政府參贊贊成甲辰陞右議政  
寬恭儉正直博覽經史教誨不怠至於武經亦皆涉獵居家不治產業  
惟以書史自娛雖至屢空略不介懷排斥異端教諸子曰我死之後不



作佛事一從朱文公家禮但去脯醢恐有流俗之驚駭也雖當忌日亦  
不供佛飯僧至是卒壽八十八停朝市三日致吊官充葬事謚文簡學  
勤好問文一德不懈簡有子三曰孟聞仲聞季聞○庚申命還安宗慶  
閔審言等三十人職牒○兵曹與司僕寺提調同議啓慶尚道梁山郡  
加仰津王龍淵安康縣兄弟浦溫之淵全羅道羅州懸島等處諺傳有  
龍之處請令其道監司量築牧場擇諸牧場純白雌馬入放試驗從  
之○禮曹啓文昭殿忌晨祭儀注禱戒前享三日行事執事官並散齋  
二日致齋一日允散齋治事如故唯不縱酒不食葱蒜不吊喪問  
疾不聽樂不行刑不判署刑殺文書不與穢惡事致齋唯行享事已齊  
而闕者通攝行事守禦殿門者清齋一宿享官以下凡與祭者皆  
前享二日沐浴更衣陳設  
前享一日殿司率其屬掃除殿之內外有司設獻官位於前殿東階東  
南西向執事者位於其後稍南重行西向北上設監察位於殿庭之南  
近東向書吏陪其後謁者贊者贊引位於東階之西西向北上享日未行  
事前殿司開前殿龕室整拂神帷鋪筵如常儀只設一典祀官殿司各  
帥其屬入奠祝版於神位之右右設香爐香合并燭於神位前次設祭  
器實饌具設尊於戶外之左行禮享日未行事前三刻殿司開前殿龕



室整拂神幄鋪筵如常儀典祀官殿司各帥其屬入實饌具畢前二刻

獻官以下素服皆就前殿門外贊引引監察點視陳設前一刻獻官以

下諸執事盥洗訖初執事者內侍院王右忌奉腰輿陳於後殿戶外南

向大祝王右忌晨祭則奉神位版匱安於輿執事者奉昇詣前殿戶外

大祝奉神位版匱安於龕室太祖室忌晨祭則由中戶入安於龕室南向

大祝俯伏興出殿司帥其屬奉扇蓋設於神座前左右其腰輿降自東

東西詣者贊者贊引先就殿庭拜位北向西上四拜訖各就位贊引引

監察及典祀官諸執事入就殿庭拜位重行北向西上立定贊者曰鞠

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監察以下皆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

身贊引引監察以下各就位大祝開匱奉出神位版設於座詣者引獻

官入就位西向立贊者曰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獻官鞠躬拜

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詣者引獻官升自東階詣尊所西向立執尊者

酌酒執事者一人以盞受酒詣者引獻官入詣神位前立太祖室忌晨

祭則由中戶由東北向立太宗室忌晨祭則贊跪獻官跪執事者一人奉香合一人奉

香爐詣者贊三上香獻官三上香執事者奠爐于案太祖室忌晨祭則

奠爐在西東向太祖室忌晨祭則奉香在東西向奠爐在北南向投盞奠盞准此執事者一人以盞授獻官獻官



執盞獻盞以盞授執事者奠于神位前謂者贊俯伏與小退跪獻官俯

伏與小退跪太祖室忌晨祭則北向跪大祝進神位之右跪太祖室忌晨祭則東向跪

太宗室忌晨祭則南向跪讀祝文訖謂者贊俯伏與拜與平身獻官俯伏與拜與

拜與平身謂者引獻官出戶降自東階復位小頃謂者引獻官升自東

階詣尊所西向立執尊者酌酒執事者一人以盞受酒謂者引獻官入

詣神位前立贊跪獻官跪執事者一人以盞授獻官獻官執盞獻盞以

盞授執事者奠于神位前謂者贊俯伏與小退拜與拜與平身獻官俯

伏與小退拜與拜與平身謂者引獻官出戶降自東階復位小頃謂者

引獻官行禮如亞獻儀引降復位贊者曰鞠躬拜與拜與拜與平

身獻官鞠躬拜與拜與拜與平身謂者引獻官出贊引引監察及

典祀官諸執事俱復拜位立定贊者曰鞠躬拜與拜與拜與平身

監察以下皆鞠躬拜與拜與拜與平身贊引以次引出大祝納神

位版謂者贊者贊引就拜位四拜而出執事者奉腰輿升自東階置於

前殿戶外大祝奉神位版置安於輿執事者奉昇詣後殿戶外大祝奉

神位版置安於座如常儀殿司闔戶以降乃退典祀官帥其屬徹禮饌

祝版瘞於坎傳旨平安道都節制使生擒人內除老幼外丁壯並令



斬之○辛酉平安道監司李叔時遣知祥原郡事崔永淳上箋賀平野  
人曰天威一怒興義旅以徂征神筭萬全致兇徒之迅掃捷音屢進喜  
氣旁攜竊惟苗民不恭禹所以有三旬之役穢狃孔熾周是用興六月之  
師蓋其執迷而恣行宜乎聲罪而致討最爾獷俗隣我邊疆妄恃窟  
穴之險艱敢肆跳梁而暴橫金鼓一動熊罷咸奮而飛揚雷電交加豺  
狼未暇於竄伏陳俘虜以獻廟戢干戈以安民茲蓋伏遇剛健有爲英  
明獨斷制禮作樂文教洽於生靈內修外攘武威加乎南北廓清妖氣  
慰荅民心伏念臣猥守監司喜聞奏凱身拘棠棣班雖阻於駭奔望極  
雲霄祝倍深於虎拜○癸亥御勤政殿受朝○輪對○命安崇善議于  
領議政黃喜右議政權軫等曰彼人牛馬家財頒給閭延被賊破產人  
民其馬之大者以爲種馬何如喜等曰上教至當又議曰崔海山渡  
江日時不從都節制使所定而翌日乃渡且行師逗留因此彼人逃遁  
以千餘之衆所獲比諸將最少宜論違誤軍機之罪然事在赦前不可  
追論依他將論功似乎不可何以處之軫曰此行全師而還主將斬獲之  
數且多亦可論賞喜曰若非赦宥宜加不及軍機之罪今雖會赦免罪  
不必賞功只賞管下斬賊之人何如又議曰昔在己亥征對馬島都統



使柳廷顯之回命代言柳穎往迎都體察使李從茂之迴予陪上王幸  
樂天亭迎慰歲久難記然意謂從茂親往對馬島加於廷顯之例也今  
婆猪江征伐之舉比之對馬島其功倍矣崔閔德李順蒙李澄石崔海  
山等迴還之日何以迎之予謂閔德則親出迎於慕華館李順蒙以下  
則欲令大君若大臣往迎何如若曰大重則閔德令大君知申事往迎  
順蒙以下則令大臣若代言往迎何如稽之古制唐之李晟討朱泚收  
復京城德宗拜晟司徒賜永寧里第涇陽上田迎平門之林園女樂八  
人晟入賜第帝特賜宴女樂錦綵銀器又令大常教坊備樂京兆供饌具  
鼓吹以爲榮觀後周莊宗時平鎮州之將回來出城迎慰就第宴樂古  
之帝王待將帥如此其榮今則何如喜等啓曰上王迎慰從茂於樂  
天亭偶幸樂天亭而適從茂回至耳非欲異於廷顯也且天下之事時  
異事殊彼唐周之君寵待將帥者當此之時不如如此則不足以結其心  
今日之事非如收復之功又非大舉只征小寇而已何必出迎崔閔  
德則命知申事迎慰李順蒙以下則命集賢殿官迎慰亦足爲一時之  
榮觀矣又議曰崔閔德李順蒙崔海山李澄石入京後迎慰之日賜  
夏衣一襲令服赴宴何如喜等曰上教是矣上皆從喜等之議



喜又啓曰昔在庚寅東北面所擄兀良哈不久放還又於己亥對馬島所擄人物散還本土今婆猪之人聞此必望送還若婆猪之人請奏上國帝降還送之詔則恩出於上國婆猪之人必不德我今遣擄人之年老一二開導征討之由及若誠心歸順則還其妻子待之如初以觀彼人之志何如 上曰所言是矣命書事目送于江界節制使擇被擄年老一二人開諭事目以送令傳說於同類人其事目曰一汝等屯居本國近境每蒙恩恤得遂生理固當感德懷惠今汝等擄掠上國人丁潛用爲奴其爲奴者逃來本國本國解送上國非有嫌於汝等乃事大之常禮汝等不此之顧徒自含恨請誘忽刺溫犯我邊邑殺擄人民又掠家財牛馬以至懷中小兒棄置雪上其虐太甚又於本國及張天使之行托爲忽刺溫所爲旣欺上國又瞞本國罪惡貫盈故命將問罪誠不獲已若汝等悔罪納款則可以赦罪稔惡不悛則終必見滅是皆自取豈怨於人一汝等自今以後誠心歸附不敢有異志則本國俘虜妻孥皆可還遣存恤之厚亦當如初若汝輩猶不知悔梗化不順則本國豈強汝等使之歸順 上遣內豎問于許稠安純河敬復曰崔海山不及軍機依他論賞乎許稠等曰若非遇赦宜置於法既不論罪而復賞



之似乎未便只奪其職以戒後人何如 上曰知之○禮曹啓謹按隋文帝開皇中平陳元帥晉王以駟上露布集百官四方客使等宣露布訖蹈舞而罷大唐每平寇賊獻捷於大廟仍集文武群官宣露布今婆猜江野人等潛入北鄙殺掠人民勢不獲已命將致討掃蕩部落殺獲甚衆全師而還可無愧於宣王六月之師乞依古制告廟即日布告中外使境內人民曉然知農月興師之意仍令中外稱賀從之○尚州咸昌地震○甲子受常參視事右議政權軫啓曰三別窰燔造瓦專爲平民也平民無買之者請分給各戶 上命漢城府都城內未蓋覆幾戶有財力不蓋覆幾戶貧窮幾戶相考以啓 上謂諸臣曰今奏聞使赴京 皇帝親問事由若執事官問之何以答之權軫啓曰上國軍丁逃來我國解送由此野人含憤殺害邊境人民茲用討之○輪對○京營監司進箋賀平野人○乙丑幸東郊觀獵○禮曹啓野人征伐告宗廟後受朝賀儀其日攸司設 殿下座於勤政殿北壁南向設案於上座前 有又設案於月臺上 有有司奉教書置於 上座前案上設香爐 二於前楹外左右典樂展軒懸於殿庭設舉麾位於殿上西階之西並如常儀設王世子位於殿庭道東北向設文官一品以下位於道東宗



室及武官一品以下位於道西每等異位重行北向相對為首監察二

於文武班後北向設殿上典儀位於殿上東階之東西向判通禮階下典

儀致詞官讀教官位於懸之東北通贊一人在南差退俱西向通贊一

人於懸之西北東向奉禮郎設門外位於弘禮門內文官於道東宗室

及武官於道西每等異位重行相向北上鼓初嚴兵曹勒諸衛列仗屯

門及陳於殿庭如常儀宗室及文武群官各具朝服鼓二嚴王世子服

朝服以出侍衛並如常儀左中護引就勤政門外次坐判通禮等請中

殿殿下服遠遊冠絳紗袍出思政殿坐繖扇侍衛及近侍執事官先

行四拜禮並如常儀典樂帥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諸侍衛

之官各服其器服尚瑞官奉寶俱詣閣奉迎鼓三嚴典儀帥致詞官讀

教官通贊先就位奉禮郎分引群官三品以下先入就位判通禮放外

辦中禁傳嚴殿下乘輿以出繖扇侍衛如常殿下將出仗動協律郎

俛伏舉麾興工鼓祝奏隆安之樂殿下陞座爐烟升尚瑞官奉寶

於座前案如常協律郎偃麾憂敬樂止僉知通禮引王世子入就位

立定典儀曰四拜通贊傳贊王世子鞠躬舒安之樂作四拜與平身

樂止致詞官升自西階進當殿下座前北向跪通贊贊跪王世子



跪致詞官賀稱王世子臣某師出以律屈彼戎醜茲當獻捷不勝慶抃  
賀訖俯伏興通贊贊俯伏興四拜 王世子俯伏興樂作四拜興平身  
樂止致詞官還本位通贊贊鞠躬四拜 王世子鞠躬樂作四拜興平  
身樂止僉知通禮引王世子出王世子既出奉禮郎分引宗室及文武  
二品以上以次入就位立定典儀曰四拜通贊贊傳贊群官皆鞠躬舒安  
之樂作四拜興平身樂止致詞官升自西階進當 殿下座前北向跪通贊  
贊跪群官皆跪致詞官賀稱議政具官臣某等師出以律屈彼群醜茲當  
獻捷不勝慶抃賀訖俯伏興通贊贊俯伏興四拜群官皆俯伏興樂作四  
拜興平身樂止致詞官還本位通贊贊跪搯笏三扣頭千歲千歲千歲出  
笏俯伏興四拜群官皆跪搯笏三叩頭呼千歲千歲千歲出笏俯伏  
興樂作四拜興平身樂止讀教官升自西階進立於案之南北向跪近  
侍一人進當案前搯笏受教書以授讀教官讀教官搯笏跪受奉立於  
月臺上案東南西向稱有旨通贊贊跪群官皆跪讀教官以教書授內  
侍內侍受對披西向讀教官讀訖通贊贊俯伏興四拜群官俯伏興樂  
作四拜興平身樂止奉禮郎分引宗室及文武二品以上出判通禮進  
當 殿下座前跪啓禮畢俯伏興還本位協律郎俛伏舉麾興樂



作 殿下降座升輿還內繖扇侍衛如來儀侍臣從至閣協律郎偃麾  
樂止奉禮郎分引群官三品以下以次出○禮曹啓文昭殿朔望儀齋  
戒前享三日行事執事官並散齋二日致齋一日九散齋治事如故唯  
不縱酒不食葱韭蒜菘不吊喪問疾不聽樂不行刑不判署刑殺文書  
不與穢惡事致齋唯行享事已齊而闕者通攝行事守衛殿門者清齋  
一宿享官以下九與祭者前  
享二日皆沐浴更衣陳設前享一日殿司帥其屬掃除殿之內  
外有司設獻官位於後殿東階東南西向執事者位於其後稍南重行  
西向北上設監察位於殿庭之南近東西向書吏陪其後設謁者贊者  
位於東階之西西向北上享日未行事前殿司開後殿各室整拂神幄  
如常儀典祀官殿司各帥其屬入奠祝版各一於神位之右各有設香  
爐香合并燭於神位前次設祭器實饌具設尊於各室戶外之左設福  
酒盞一於 太祖室尊所行禮享日未行事前三刻殿司開後殿各室整  
拂神幄典祀官殿司各帥其屬入實饌具畢前二刻獻官以下各具祭  
服皆就殿門外前一刻獻官以下諸執事盥洗訖謁者贊者先就殿庭  
拜位北向西上四拜訖各就位謁者引監察及典祀官諸執事入就殿  
庭拜位重行北向西上立定贊者曰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監



察以下皆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謁者引監察以下各就位大祝宮闈令詣 太祖室大祝開匱奉出 太祖神位版設於座宮闈令

開匱奉出 王后神位版設於座次詣 太宗室奉出 神位版如上

儀謁者引獻官入就位西向立贊者曰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獻官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謁者引獻官升自東階詣 太祖

室尊所西向立執尊者酌酒執事者二人以盞受酒謁者引獻官入詣

太祖神位前北向立贊跪播笏獻官跪播笏執事者一人奉香合執

事者一人奉香爐謁者贊三上香獻官三上香執事者奠爐于案奉香

西向奠爐在西東向投盞奠盞在此執事者一人以盞授獻官獻官執盞獻盞以盞授執

事者奠于 太祖神位前又執事者一人以副盞授獻官獻官執盞以盞

獻盞授執事者奠于 王后神位前謁者贊執笏俯伏興小退北向

跪獻官執笏俯伏興小退北向跪大祝進 神位之右東向跪讀祝文

訖謁者贊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獻官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謁者引

獻官出戶詣 太宗室尊所西向立執尊者酌酒執事者一人以盞受酒

謁者引獻官入詣 太宗神位前上香獻盞並如上儀訖謁者引獻官

出戶降自東階復位小頃謁者引獻官升自東階詣 太祖室尊所西



向立執尊者酌酒執事者二人以盞受酒謂者引獻官入詣 太祖神位前北向立贊跪搢笏獻官跪搢笏執事者一人以盞授獻官獻官執盞獻盞以盞授執事者奠于 太祖神位前又執事者一人以副盞授獻官獻官執盞獻盞以盞授執事者奠于王后神位前謂者贊執笏俯伏興小退拜興拜興平身獻官執笏俯伏興小退拜興拜興平身謂者引獻官出戶詣 太宗室尊所西向立執尊者酌酒執事者二人以盞受酒謂者引獻官入詣 太宗神位前獻盞如上儀訖謂者引獻官出戶降自東階復位小頃謂者引獻官行禮如亞獻儀引降復位執事者設欽福位於前楹外近東西向大祝詣 太祖室尊所以盞酌福酒謂者引獻官升自東階詣飲福位西向立贊跪搢笏大祝北向跪以盞授獻官獻官受盞飲訖大祝受虛盞復於尊所謂者贊執笏俯伏興平身獻官執笏俯伏興平身謂者引降復位贊者曰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在位者皆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替者曰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獻官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謂者引獻官出謂者引監察及興祀官諸執事俱復拜位立定贊者曰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監察以下皆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謂者以次引出大祝官闈令納



神位版謂者贊者就拜位四拜而出典祀官殿司各帥其屬徹禮饌闔戶以降乃退祝版瘞於坎○遣戶曹參議權復如京師奏邊警其辭曰近者婆猪江住野人等糾合同類成群突入本國江界間延等處殺害軍民擄掠人口牛馬財產去訖其後本賊等頻頻遣人詐稱忽刺溫野人等欲要再來作賊如此恐哧規向邊郡賊計難測於宣德八年四月間著令平安道都節制使崔閔德等部領軍士哨探賊蹤本賊等抗拒對敵力窮逃竄今將捕獲賊徒數內曾被本賊擄掠遼東開元等處住坐男婦共二十四名到於中途病故二名其餘廖變子等二十二名就差通事護軍宋成立管押解送遼東都司交割外臣竊詳先爲此事已令陪臣金乙玄賚擊奏本赴京去後今據上項事理理宜奏達○丙寅享慕華館觀騎射擊毬弄槍角力習杖○兵曹啓今婆猪江征討時左軍節制使崔海山失誤軍機不得成功雖其所犯在於赦前不可加罪請收告身命只罷其職○丁卯 上以遠遊冠絳紗袍 御勤政殿受王世子及文武群臣賀仍下教曰自我 太祖康獻大王應運開國內脩外攘撫寧東土北邊野人畏威懷德搖尾乞憐由是塞門之內烟火相望人畜布野無雞鳴狗吠之驚 太宗恭定大王繼統遵業以并容



得覆擾服異類島夷山戎罔不率俾予以否德仰承 祖宗訓畜待  
野人特加優恤濟其飢乏近有婆徭江等處散住李滿住等交結上國  
叛賊楊木答兀其所係累遼東開元地面人物以爲奴婢者不勝荼毒  
逃來本國比比有之予以事大之誠悉遣上國豈期野人輒生怨憤規  
向我疆積有年歲至宣德七年十一月間乘虛突入江界間延口子殺  
害軍民劫掠人畜財產其背施負恩窮兇極惡罪不容誅顧乃詐蹟忽  
刺溫遠來作賊已反奪下搶去人口頭匹留任欺罔朝廷已具賊情馳  
奏闕下今年四月命將討罪分道并進擣賊窟穴尚軫止戈之念永懷  
不殺之仁深戒諸將彼如束手即使納降特以示威使知悔懼毋庸報  
復戮及無辜彼獍性不移獸心自若蜂屯蟻聚敢行抗拒我乃薄伐所至  
克捷斬級生擒捲五百餘口其脫死遊魂悉皆奔潰賊徒以平予惟戎  
兵雖救亂討暴之器冬夏非勞民動衆之時然周宣六月之征爲獫狁  
孔熾之故事迫於危急人不以爲暴蠢爾犬戎憑恃險阻違天逆理噬  
我邊氓禍實彼之自求怒豈予之得已兵出有名師直爲壯賴 祖宗  
威靈之如在致士卒勇銳而啓行敵愾奏功全軍入境於戲窮靈蕩盡  
正群醜畢潛之秋疆場肅清收一動以安之効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中軍節制使李順蒙切戰節制使李澄石等回自平安道命集賢殿副  
提學李巨賚酒饌往迎于弘濟院 御思政殿設小酌慰順蒙澄石等

○司憲掌令趙遂良啓曰今但罷崔海山職海山所犯雖在赦前事干  
軍機不宜原免請暴白其罪以懲後人且不懲隨從軍卒尤爲不可請  
并治罪 上曰爾等之言至矣然海山之罪豈不在於赦例乎姑置勿

論○司憲府上疏曰軍事以嚴爲重有犯必誅頃者婆猪江等處野人  
肆其兇虐侵軼我邊疆殺掠我人民 殿下命將分道徃征左軍節制

使崔海山逗留失期所討部落獨脫天誅兵曹具狀請行貶黜 殿下

置之赦例止命罷職臣等竊謂事在境外不可拘泥固當暴白其罪以  
戒後來然 殿下必以赦例不忍置法之依兵曹所啓收其職牒永不

叙用 上曰海山二十餘年全掌火砲豈無功乎只罷其職可也掌令

趙遂良曰海山以此功位至二品宜當益勤圖報 上德不此之顧逗

留不進失誤軍機厥罪不小 上曰予更思之然海山之罪宜在赦例

○賜祭于卒判漢城府事徐選其教曰報君之忠旣克全於終始推恩

之典當無間於死生惟卿器博而用周識明而行敏始拔於文場之捷

仍揚乎縉紳之列緣飾以儒雅助習乎憲章爲守宰則人民來慕而去



思任臺諫則朝廷綱振而紀肅代言數載克著啓沃之忠宣化四方蔚  
有澄清之望真一代之偉器間世之良材也既遇知於太宗優承簡  
眷仍效勞于寡德爲賴弼諧謂終享於遐齡庶永資於協贊胡遽殄瘁  
重子盡傷命節行而易名又遣官而致奠於戲英靈已逝慨難作於九  
原恤典斯加庶留歆於一爵○戊辰御勤政殿受朝○輪對○以崔閔  
德爲議政府右議政權軫右議政仍令致仕李順象判中樞院事安純  
戶曹判書李恪李澄石中樞院使李叔時工曹左叅判仍兼平安道都  
觀使朴安臣工曹右叅判南智禮曹右叅判金孝誠洪師錫中樞院副  
使李士寬戶曹右叅議權復兵曹左叅議安九經兵曹右叅議初上  
欲褒賞諸將之功議諸大臣許稠欲加設領中樞以賞閔德孟思誠欲  
以已職授之二議未定及除授之日特命左代言金宗瑞掌吏部之選  
群臣未知所以上當除授時引見宗瑞曰卿記去年之言乎與卿嘗  
言閔德之可爲首相也首相其任至重不可以戰功而加之也今閔德  
雖有戰功其無德者斷無可除之理予先後取舍如此卿具陳去年所  
言及今日所議之說更與諸卿熟議以啓出與思誠等議之皆曰閔德  
公廉正直勤謹奉公雖爲首相無愧也上曰予之意如此而大臣之



意亦如此其代權軫之職予於小職除授必留心揀擇况相臣乎閏德雖不學昧於建白之事朝夕匪懈一心奉公亦足以保其位矣叔時以平安道監司當北征之時能調兵運糧故陞資除職○賜崔閏德奴婢共十口李順蒙奴婢共八口李恪李澄石奴婢共六口洪師錫奴婢共五口金孝誠奴婢共四口賞功也○還給楊春茂職牒○己巳受常參輪對○教旨今婆猜江赴征士卒內戰死者依已定格例招魂致祭軍官賜米豆各五石軍卒各三石復戶五年其病死者軍官賜米豆各三石軍卒各二石復戶二年馬匹故失者復戶二年其祭戰死軍人安乙敬等教曰忘身殉國克著孤忠推恩報功用頒恤典頃緣野人之來寇乃命諸將以徂征爾等俱以精悍之資挺出行伍之列揮戈荷戟爭賈勇而直前陷陳摧鋒甘捐命而不顧是用特憐死事之義爰加致奠之恩倘英魂之有知庶諒予之至意○禮曹啓勸學之方不可中外有異請各道都會一依京中四部學堂例通經書優等者每一所三人許直赴生員會試從之○檢校議政府贊成康祐卒祐 太祖 太宗元從功臣也停朝市致吊致賻謚良靖溫良好樂良寬樂令終靖○辛未賻故行上護軍洪仁富米豆共三十石紙八十卷及棺槨仍命承政院



加賜正布二十匹仁富乳媪李氏之夫也○兵曹啓養州士官若依平壤寧邊以五品爲首則官號爵次似爲無等以六品爲首移寧邊府鎮邊衛副司直二司正二副司正二隊長四隊副七又加設隊長四隊副九而稱鎮疆衛分爲二領每領置副司直各一司正各一副司正各一隊長各四隊副各八從之○兵曹啓慶源是國家門戶其築城不可不急其道早寒秋穫亦早請自九月盡發道內軍人合力畢築從之○壬申受常參視事上謂大臣曰北征軍士論功甚難或有用力多而不斬獲者或有不用力而斬獲者且銳進圍賊以待我軍者必極用其力而功不細矣何以辨之古者戰伐以斬首令之中古以斬首禁之其意如何且用力射殺而不能折馘則其功亦無徵矣黃喜啓曰他無所據但以將帥所錄之書論功爲可上又曰崔閔德啓還送生擒二人恐彼人見我汲汲欲交反以我爲弱且諸州分置之人備知本國山川形勢尤不可入送予則以爲既服其衆大功成矣何以我爲弱乎雖知山川形勢亦不足畏也又內傳于咸吉道傳說東北面兀良哈使知婆猪江之舉如何喜曰此言已喧不勞傳說而彼自知矣上曰然○召問判中樞院事李順蒙曰卿斬獲幾名順蒙啓曰斬首二十六射殺



四十六割耳二然其初主將不令斬首割耳小臣皆棄而來只將生擒五十六以啓趙石岡亦啓曰李澄石道射殺溺水而死者臣親見三人命承政院並錄奏聞○上曰大臣之卒停朝之法似無差等古者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又有罷朝一日二日或至十日今以西班都摠制與一品大臣同爲三日停朝似爲未當若以一日二日爲等則計或在日夕停朝難行以二日三日爲等如何且停市之法出於何代乎令集賢殿考之又向者吏曹判書許稠曰母行婦人停朝然勲戚夫人卒則豈可無停朝古者宮人之卒亦視其職秩高下爲停朝之法今也官人則已矣勲戚命婦停朝之法亦當詳定集賢殿啓禮記徙市則奚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註言徙市又巷市者徙交易之物於巷也此庶人爲國之大喪憂戚罷市而日用所需又不可缺故徙市於巷也○癸酉御勤政殿受朝○命收朴礎金敬等職牒礎等以死罪繫典獄有司失於檢舉不收職牒會赦免罪礎欲參於宰樞之列上聞之曰礎得保首領足矣亟命追奪告身○知申事安崇善啓曰李順蒙與臣言曰今除趙石岡江界府使石岡雖有武才年少且未更事不宜臨民倘彼人來侵恐不能臨機應變差



遣洪師錫加設判官專掌民事府使則帥軍戍禦滿浦口子爲便上  
曰此策然矣往議于黃喜孟思誠以啓喜等曰順蒙之策善矣然加設  
江界判官則公廩不可不慮博川郡人民之數少而又近於寧邊博川  
移屬寧邊公廩移於江界則可矣從之許稠啓曰今當盛夏合屬博川  
於寧邊不無弊焉姑待秋成何如上曰然○傳旨戶曹財力不足未  
蓋瓦三千六百七十六戶收半價各給瓦一千張貧窮戶一百十六  
戶勿收直各給一千張並給材木有財力一千九百五十六戶依他收  
價各給瓦一千張促令蓋之○禮曹啓祭享樂工鸞衫曾背非朝會樂  
之比不避雨雪易致污穢請以白紬爲質毋用曹真彩只以丹木槐花  
青花繇燕脂漆畫從之○甲戌受常參輪對○忠清道監司進箋賀平  
野人○知申事安崇善啓曰判中樞河敬復與臣言曰兀良哈之類報  
仇之心傳至後世尚不忘懷今洪師錫往征彼土殺掠甚衆彼人聞師  
錫爲府使則必注意報復昔庚寅年趙涓殺戮幹木河野人後不使涓  
於中朝與彼土連境之地此亦畏彼人之報復也改除他人何如上  
曰河敬復之議似矣○召黃喜孟思誠權軫許稠安純盧閑等議事其  
一曰今赴征平安黃海之民行役之勞甚艱予欲蠲減往年義倉之貸



以厚其生昔者子臯爲成宰葬其妻犯人之禾或請庚之子臯曰吾爲  
邑長於斯買道而葬後難繼也今日蠲減之惠正與買道相似然歲在  
癸卯平安之民牽進獻之馬至遼東而還國家尚且蠲減今婆猪征役  
雖臣子之當爲施恩勞慰乃國家之羨事矧茲從役之人皆是本朝之  
邊氓手蠲減之數折衷以啓僉曰往年還上各減二石則國無多費之  
患矣安純啓曰其中馬匹故失軍卒各加一石蠲減以市其別命減赴  
征軍卒壬子年以上還上每戶各三石其馬匹倒損者又減一石其二  
曰前者命還被虜年老人于本土使知本國之意今野人七八名到江  
岸隔水與趙明干口子入說曰我輩妻孥置之何處答曰分置南道彼  
人曰近當使人予欲勿送被擄年老之人何如黃喜孟思誠權軫曰奚  
待彼人之來須速入送使之通諭本國之意爲便盧閑等曰與彼人相  
話之時開說前送事目則斷不還送如不開說而彼人不來則一依前  
日布直從閑等議其三曰大抵攻戰之後守禦之備不可不嚴間延防  
禦夏月則解水雖曰不緊然彼人心懷報讎而計出不測不可不慮遣  
右議政崔閔德于本道築石城設木柵以備不虞以固疆圉予意已定  
何以稱號僉曰號爲都按撫察理使爲便盧閑安純許稠曰遣閔德備



邊實爲良策然平安人受弊多端今當農月別無措置之事至秋命遣亦未晚也其四曰盈德縣吏私奸女妓其守崔歧訊杖過多以致妓死監司覈問未畢歧蒙赦宥予意以爲已經赦宥論罪則已矣還任職事似爲不可迺差何如盧開啓曰此人殊失字民之職理宜適差然已經赦宥則罪至於死者亦且原免崔歧之事姑置勿論可也黃喜等曰一依上教適差爲便從喜等議其五曰河敬復言師錫領兵徃征結怨於彼者深而今爲江界節制使江界非他郡邑之例與彼地只隔一水野人朝夕相通接待之時豈無報復之心乎宜迺此人予以爲然卿等擇有武略可當之人以啓僉曰李士信可遂以士信代之其六曰今生擒野人前者議曰分給有功軍士予更思之彼人雖請還永不聽從則可也若還本處則分置各官以待彼人之請何如僉曰上教允當黃喜啓曰臣等反復思之奏本內斬獲之數生擒之額分明開寫臣等以爲本朝承黃帝之命徃征其罪則分明開寫似爲可也今日之舉乃本國之事尤不可開數况茲射殺之數未能的知乎宜除斬獲之數只開唐人之數可也從之○吏曹啓江界防禦緊要民事煩劇請加設判官從之○禮曹啓命歸印信體制無等今依州府郡縣印信詳定一二



品妻爲一等三品至六品妻爲二等參外妻爲三等一等印方一寸七分二等印方一寸四分三等印方一寸並用造禮器尺上可以通下下不可以僭上且大小入靴子無差等奢侈相尚物價亦湧今後靴子臣下毋得用大狼皮白魚皮裹集賢殿副提學以下毋得用龜飛兒青斜皮穗兒三綠漆鞞釵鐙子黃銅事件釵事件水牛角邊青鹿角牙絲等物以別尊卑其令前已造者令依司定限著標從之○乙亥全羅道監司崔箋賀平野人○丁丑右議政崔閔德回自平安道命知申事安崇善賚宣醞往迎于洪濟院 上御思政殿引見閔德仍設小爵以慰○平安道監司李叔時進箋謝曰仁義之師克平虜類慶賞之典謬及微軀寵渥斯加喜淚荐至伏念早遇亨嘉之會驟蒙獎擢之私迺此煩劇之方叨承重寄顧之消埃之效恒懼嚴呵逮三軍敵愾之時任一遺伊武之事飛芻輓粟蓋緣僚吏之劬勞折馘擒俘實由元戎之計畫如臣何力亦被殊榮越序陞資俾進一卿之列過涯踰分益感九霄之恩茲蓋伏遇邁舜聰明齊功勇智稽錫命於義易體保切於周書遂令庸資獲遇異數臣謹當夙興夜寐心更勵於澄清地以天長誠倍殫於頌禱

○兵曹啓今設吉州土官以鎮封衛稱號分爲二領差司直二司正二



副司正四從之○戊寅御勤政殿受朝○還給金濬崔叔并都大平朴  
鏈朴自中鄭得萱李中位姜好德金賢義李韓金守智趙吉通李表兩  
等職牒以北征之功也○御勤政殿設宴慰赴征將帥右議政崔閔德  
判中樞院事李順蒙中樞院使李澄石中樞院副使金孝誠洪師錫  
王世子諸宗親諸代言侍宴前上護軍徐忱等六十二人坐於東廊前  
判事金濬等六十六人坐於西廊前此命尚衣院造衣及靴是日分賜  
將帥皆令服以赴宴金孝誠在寧邊未還未備衣靴是日將宴孝誠來  
自平安道 上議於承政院曰今日之宴專慰赴征將帥也未知孝誠  
之來未備衣靴處之何如諸代言議啓若以不備衣靴不令赴宴則不  
可若令赴宴則位在師錫之上而不賜衣靴亦且不可姑令赴宴從  
後賜之何如 上乃出御衣及靴以賜即令衣以參宴 上親執爵賜  
閔德順蒙孝誠澄石師錫等又命世子就閔德等之前行酒仍命閔德  
勿起受酒命軍官相對起舞閔德亦酒酣起舞獻爵○傳旨宗學每年  
自六月入節日至七月節盡日放學○己卯受常參視事輪對○讓寧  
大君來自利川○上曰今詳定所啓堂下樂有秋詞無秋工予未詳其  
意若述歌詞載之謄錄徒爲文具則何必製之鄭招通達者也何以曰



有歌詞而無歌工乎無歌工則寧不作歌詞左代言金宗瑞等曰三代  
以上不可考自秦漢以下皆於堂下有歌工乃下詳定所更議以啓○  
庚辰慶尚道監司進箋賀平野人○御思政殿會宗親設酌慰讓寧大  
君讓寧還歸利川○召領議政黃喜左議政孟思誠右議政致仕權  
軫右議政崔閔德吏曹判書許稠判中樞院事李順象河敬復戶曹判  
書安純替成盧閑知中樞院事李澄石中樞院副使洪師錫等命知申  
事安崇善左代言金宗瑞議事其一曰邊圉之防雖在平時固當設備  
固守况今征討之後彼人積忿安知欲為報復之舉乎甲山為郡境連  
野人地面乘閒突入誠為可慮前此只設翼屬守城雜色軍而不設留  
防軍今差定留防軍以嚴守備何如僉曰令兵曹酌定從之其二曰惠  
山家舍兩口子之外土地沃饒居民不過七八戶設有賊變是乃受敵  
之初移其民而入於深處何如師錫曰要害之處設柵入保為便河敬  
復李澄石曰民戶少移入可也黃喜等曰臣等願令都巡撫使沈道源  
訪問移入便否又審入保之處然後更議以定李順蒙曰當往征之餘  
若移邊氓於深則處設使彼人得聞似有畏避之意姑令下番甲士防  
禦而遣官審其便否然後更議上曰令都巡撫使者節制使同議以



啓其三曰六十以上自願赴征者縱不成功其志可賞依有功人例賞  
功何如權軫等曰不可比於有功之人宜賜物復戶安純曰以老人自  
願赴征情實可賞視有功人差等賞職黃喜等曰雖當賞職聽其自願  
爲便 上曰令其道監司聽其自願以啓其四曰赴征軍士斬首生擒  
當依教書賞功雖非斬擒有追賊圍賊之功者倍於斬擒從何等賞功  
乎 上曰兵典騰錄賞軍功三等有云接戰斬首者及生擒者爲一等軍  
官軍人則超三級賞職鄉吏則本曹奉旨給功牌子孫免役驛子益干  
則給功牌許爲補充軍聽其自願充軍搜探斬首及生擒者爲二等軍  
官軍人則超二級賞職鄉吏驛子益干官奴則已身除役從征効力者  
爲三等軍官軍人則超一級賞職今雖非斬擒能圍能追特異立功者  
從二等施行 上從之其五曰有功軍士賞職等級僉議以啓盧開曰  
正三品除通政堂下官從三品陞正三品正從四品以下亦依此例各  
陞一級其中特異者 上裁施行黃喜孟思誠許稠權軫河敬復安純  
等曰正三品通政堂上官從三品及正從四品加正三品五品以下各  
以斬擒多少依騰錄行賞然除授之際如有難處則取旨施行 上曰  
臨時更議其六曰我國近因昇平習陣疎闊欲於各道隸習陣法然而



又虜征討之後童猛哥帖木兒方有疑懼搖動之意而若於平安咸吉道聚兵習陣則彼必益疑且南道則密邇倭邦彼人得聞則亦必疑之處之如何黃喜權軫崔閏德許稠河敬復盧閑李澄石洪師錫曰各道訓兵固為美矣平安咸吉道近年事多民困且有築城之役待後年隸習何如孟思誠安純李順蒙曰平安咸吉道則立番軍士除習陣但令讀陣說他道則定都會所聚會習陣命令兵曹立法以啓其七曰河敬復啓曰知閩延郡事辛得海江界府使李士信等皆赴婆猪之役斬獲而還今若近在野人之境則彼之含憤必矣以金允壽代辛得海楊春茂代李士信何如僉曰可上從之其八曰崔閏德啓江界小邑事不煩劇不必置判官慈作地近野人彼敵出來之初面當置邑以禦何如僉曰可從之○辛巳親傳朔祭香祝○左獻納崔士柔持平鄭箴啓曰前日引見讓寧大君有違太宗遺命願自今毋得接見上曰知之○六月壬午朔日食○吏曹啓禮賓寺判事及錄事一副錄事二冗為久任餘并革之以其所革之數移定他司司宰監因前久任直長一加副正一軍器監因前久任注簿一加正一奉常寺注簿一典農寺注簿一直長一義盈庫直長一長興庫副使直長各一定為久任專掌事務



從之○吏曹啓時蕃江邊慈作里在閭延江界之間實爲要衝之地別  
道郡邑稱號慈城割屬附近兩處民戶從之遂停江界判官之設○禮  
曹啓甲山人金專與弟占事父盡孝父死廬墓二年甲山極邊之郡禮  
俗未成而專占兄弟生事死葬孝心純至同郡李得守從而化之父死  
亦廬墓郡人乞加褒獎勸勵後人宜征表門閭仍復其戶監浦人全由  
義母死廬墓寢苦枕塊啜粥不進鹽菜雖盛寒高鞋不襪躬親樵汲以  
奉朝夕之奠常至墳前哀號哭踊或至徹夜如此終三年可謂喪盡其  
哀忠州人陳普祥早喪父恨不及養家於墳墓洞口每朔望必奠事母  
極孝爲甲士每當番上必奉母以行後母老辭職歸養每出遊得異味  
必持以遺温清定省之節未嘗少缺母死廬墓哭泣終三年奉兩墓如  
事生出入必告朔望必祭事親之心久而愈篤人所難能請皆復戶叙  
用從之○左議政孟思誠吏曹判書許稠叅判金益精知申事安崇善  
等啓曰今征伐有功軍士各超級除授則非徒官爵有限後日儻有過  
於此功者將何以賞之臣等以謂陞級太過陞資足矣 上御思政殿  
引見崇善曰大臣之議甚可宜陞資以授○典醫提調黃子厚上言曰  
恒居外方不聞甘草之名者自然得壽乃至八九十歲京中豪富忽得



患病多用藥餌終不得效非獨醫人不知用藥之效然壽夭專在命也然父母妻子疼痛之際則其用心無所不至廣求價重之藥或托巫覡之輩蕩盡家產者比比有之且唐藥選方難致價重之物貧民之尤所難得也今命撰集鄉藥方皆古人之方用之可矣然臣恐有未盡也前此集成鄉藥方太繁藥多不中又不分藥毒有無又不分大人小兒老虛病人服藥多少都稱其病服幾丸幾椀古人云病不害人藥能害人斯言信矣此方不用唐藥專爲外方不學方書者之所用也今之撰集卷數亦倍多於前又不分老少強弱服藥多少無知之人如常迫切不知何藥可用治病尤難古人稱百一選方又曰易簡方或曰撮要或曰經驗良方臣願此鄉藥方內諸病證論因舊不削以其經驗良藥精選略集各其方下注脚鄉名藥毒有無老少服法令愚民易曉則用藥中而治病易矣且治病之速莫如針灸爲醫者明知針灸之穴則不費一錢之藥諸病可治也願自今依上國習醫之法各立專門令鑄鍾所鑄成銅人依點穴之法而試才則試取之法亦可實矣前朝之時醫人數少患病之家必送馬以迎今之病家皆不送馬例告於家勒令督送無從馬前銜鬻負或雨或雪露服徒步審問病家以故素無仁心之輩先



發噴怒其醫人之不用心可知矣臣願宗親兩府外諸處看病令其病家送馬請醫何如命令禮曹商榷以啓○癸未知慈山郡事趙復明押俘虜野人而來○上幸大平館觀改營之狀仍設宴慰其提調盧閑李蕝沈道源洪理等 世子及諸宗親六代言侍宴將駕左獻納崔士柔諫以爲不可不允○兵曹啓平安道上送生擒野人大小男女共一百七十四名請安置供給 上曰小童及女皆非作賊者也義當存恤野人性本畏暑恐或有中暑而死者須令涼暖得宜使不生病且使男女不相混雜不至飢寒所在守令嚴加考察○甲申受常察○以徐沉柳江金達馬邊者僉知中樞院事邊次禧僉知中樞院事兼知鳳山郡事金仁罔僉知中樞院事兼三登縣事權益慶通訓判內資寺事崔致雲通訓知承文院事朴好問通訓奉常寺尹吳明義中訓內資寺尹金澤趙石岡李士信崔淑孫崔淑精折衝上護軍張戢威勇將軍其餘軍士各以功勞亦賞職有差以殷阿里爲中樞院副使楊春茂判江界都護府事趙瑞康右司諫宋褒司憲執義○慶尚道泗川住船軍金義習妻產三子賜米豆共十石○禮曹啓今來俘虜當此苦熱或着毛衣或着襦衣恐得暑疾令濟用監造白布單衣各一以給何如從之仍命并其



初給之。乙酉受常察視事。上曰斷決好事爲難必同在一房被獲然後斷罪似乎未便誘女置家豈有他意論以奸所捕獲不害情理右議政崔閔德曰比之於律雖云不合論其置家之情則雖以奸所捕獲論之可也。上然之。上曰婆猪江來金自還以化纔二年生理可惜且有武才有功於西征優賞何如知申事安崇善啓曰前日除職着紗帽來臣問紗帽何從而得對曰乞諸隣家生理誠如上教真可惜也命給冠帶衣一襲鞍馬靴套等物又給奴婢金自還元名小所初居江界爲野人林哈刺所擄居哈刺家已經年紀率妻逃還江界。上喜其自來賜名自還林哈刺沈吒納奴尋蹤小所不得於是發憤來侵邊境構掠自此人始。○禮曹啓生擒野人時到一百七十四名分置京畿及忠清道各官限其安業每人給春夏衣纏正布二匹秋冬綿布一匹正布二匹月給糧壯男女中米六斗小童中米三斗鹽三斗醬一斗七八歲以下無母無族親小童等付京中各司奴婢有產業慈惠者依他例給衣糧從之。○兵曹啓今婆猪江從征人內鄉吏軍功一等給功牌至子孫免役二等已身免役三等限三年除役公賤一等給功牌准爲補充軍聽其自願充軍二等已身免役三等限二年除役從之。○丙戌



受常參視事禮曹啓婆猪江從征軍人或溺水溺死或墜崖而死者令平安黃海道各官依曾降教旨致祭從之○丁亥御勤政殿受朝○召領議政黃喜左議政孟思誠右議政崔閔德等議事其一曰發遣右議政宜在何時思誠閔德曰七月晦時可也黃喜曰七月二十日間可也其二曰兩界境連彼土在常時固當預防况今征討之後野人浮動賊變難測其防禦之策如之何而可也僉曰江界慈城埋山慶源寧北甲山等要害之處增兵固守其三曰江邊農民避賊廢農則將失其業布野耕農則賊變可畏其救護之方熟議以啓僉曰俾農民壯丁各賫弓前屯聚爲農猝有賊變同力而應其附近管鎮將卒預先分布旌鼓相應協力救援 上曰右議政當發行於七月望時其餘並從僉議○咸吉道監司進箋賀平野人○戊子受常參視事御經筵○日本回禮副使金以同回到對馬島因六郎次郎使送人上言曰到日本王京事完而還去四月十三日船膠海中倉猝危急之際忽有海賊三十五船來奪日本國書契禮物及本國貿易雜物以至官軍衣服糧物亦皆奪去乘破般依岸赤身徒步向大內殿或乞食或飢困奔走八日到赤間關使通事金元赴訴倭王上護軍李藝從事官房九成等十六人留待以同與押



物率伴從入軍人并七十五人賴大內大友小二殿諸人護送之力五月二十四日還到對馬島○己丑御經筵○命承政院曰卒判漢城府事鄭熙啓妻辛氏隣于延昌君公主之家因此公主連續惠養辛氏深感之將奴婢三十口成文券許之徒以一時惠養公然受之誠爲不可呼熙啓子孫給文券以還○庚寅命成均直講金未集賢殿副修撰南秀文授諸大君書○兀良哈十六名潛寇間延射殺男女各一命依前例給米豆共三石亦令致奠○鄭招朴堧金鎮等進新造渾天儀○承文院啓本院祿官及權知每十日一次令製吏文考定高下每朔啓達歲抄通計傳報吏曹以憑陞黜且講所讀書籍其通不通誦不誦每朔啓達褒貶時憑考施行從之○辛卯賜判江界都護府使楊春茂知閭延郡事金允壽知慈城郡事姜自淮弓矢加賜允壽單衣一襲○宣慰使上護軍池舍回自斡木河復命曰臣到彼境猛哥帖木兒以兵儀延命設宣慰宴彼極感謝仍曰婆猪江賊魁乃林哈刺也李滿住力止之今其聲罪不分玉石並行天討滿住失望且小人族親居婆猪江而被擄者頗多願善啓送還帖木兒麾下婆猪江被殺人之族疾視而欲害之然因帖木兒之令不敢肆焉○壬辰兵曹啓五部使令乃是新設未



有去官之路今與漢城府自隸和會加給一都目用實仁去官從之○  
召頒議政黃喜左議政孟思誠右議政崔閔德議事其一曰池舍回啓童  
猛哥帖木兒云吾之族親被擄者頗多請還本土以復其生子予令問之  
有一婦曰我是猛哥帖木兒從弟童阿車之妻也餘無族親予欲遣還  
何如喜等曰臣等閱池舍之書猛哥帖木兒之謂族親者非謂阿車之  
妻乃謂四歲孫女也今本國所獲無孫女而只送阿車之妻則是非猛  
哥帖木兒之本意且征討之後即還人口似爲大速而况被擄人口皆  
還翰木河則野人將就翰木河矣以此觀之猛哥帖木兒之請非出於  
誠心而邀功於野人也大爲不可姑徐徐以待野人之來降然後垂寬  
大之恩俾還本土甚爲便益其二曰猛哥帖木兒與池舍說去年忽刺  
溫入寇閭延搶去人口李滿住率領管下軍卒盡還本處豈無功乎宜  
當褒獎反加征討吾等未知所由舍不能解盖滿住豈無聲罪之辭管  
下林哈刺誘引忽刺溫入侵我境豈滿住不知而敢行如此之事乎而  
况當其初滿住雖曰不知終必知之飾非文過歸罪忽刺溫欺瞞本國  
罔冒上國厥罪甚重問罪之舉何獨不及於滿住乎其不待無罪之意  
使邊將論於彼人何如僉曰可其三曰今者野人十六乘虛潛入閭延



射殺男婦各一農民始知而馳告郡守且共追逐彼人奔北急渡至有  
敗船沉沒者其追逐之功誠爲可賞洪師錫言兩界之民敵居咫尺變  
在朝夕故常令邊民不釋弓矢與彼人無異然後可以安枕奠居斯言  
信矣何以益令興起武事乎僉曰如或彼人突入閭廡江界沿邊各官  
則恐邊將不及救援以附近各里作隊當於農作之時常帶弓矢如有  
賊變同力防禦令邊將考察官給箭人二三十以習武事從之○鄉藥  
集成方成命權採序之曰自農黃而下代有醫官以掌萬民之疾而名  
醫師之診病用藥皆隨氣施巧初非拘以一法蓋百里不同俗千里不  
同風草木之生各有所宜人之食飲嗜欲亦有所習此古昔聖人嘗百  
草之味順四方之性而治之者也惟我國天作一區據有大東山海寶藏  
之興草木藥材之產允可以養民生而療民疾者蓋亦無不備焉但自  
古醫學疎廢採取不時忽其近而求之遠人病則必索中國難得之藥  
是奚啻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而已哉於是藥不能得而疾已不可  
爲也唯民間故老能以一草療一病其效甚神者豈非宜土之性藥與  
病值而然也夫不遠千里求仲無名之指者人之常情也況不出國中  
而可以療疾者乎人患不知耳昔判門下臣權仲和嘗加採輯著鄉藥



簡易方其後又與平壤伯趙浚等命官藥局更考諸方又取東人修驗者分門類編鈔粹以行自是藥易求而病易治人皆便之然方書之出於中國者尚少藥名之異於中國者頗多故業其術者未免有不備之嘆恭惟我主上殿下特留宸慮命揀醫官每隨使如京廣求方書且因申奏就大醫院考正藥名之謬宣德辛亥秋乃命集賢殿直提學俞孝通典醫正盧重禮副正朴允德等更取瑯藥方編會諸書搜檢無遺分類增添歲餘而訖於是舊證三百三十八而今爲九百五十九舊方二千八百三而今爲一萬七百六且附以針灸法一千四百七十六條鄉藥本草及炮製法合爲八十五卷以進名曰鄉藥集成方刊行廣傳命臣採序之臣採竊念君上之道莫大於仁而仁道至大亦有幾多般乎今我主上殿下以盛德興至治守位蒞政全體此道之大至如樂醫濟民之事拳拳若此可見仁政本末臣細兼盡而無遺矣且古之人主有或躬自調藥或剪鬚和藥惠及一人者後世猶稱之豈若一修醫書廣示方論加惠兆民施澤萬世哉其規模設施實相萬也自今伊始因此方書飲餌得效起呻吟變札瘥以致登壽域召和氣於無窮者寧不知聖朝仁心仁政之所自歟○癸巳受常察視事御經



廷○乙未禮曹啓今當農月累日不雨將來可慮乞依古制修溝壑淨阡陌審理冤獄賑恤窮乏掩骼埋胔從之○召領議政黃喜左議政孟思誠右議政致仕權軫右議政崔閔德等上御思政殿密教安崇善口歲在己酉廢東宮嬪其爲人薄行豈將爲母儀一國哉孔子出妻伯魚出妻子思出妻誠以夫婦人倫之本好合如鼓瑟琴然後庶成家道臨瀛大君之妻南氏年過十二尚遺失便旋眼精不正舌根甚短行止似有驚狂之狀疑其有疾然不敢發言已有月矣近日細看人中有灸痕又頭頂上有灸處使醫盧重禮密問於出入南氏家醫負金四知若曰幼時發狂疾華嚴宗僧乙乳醫治之宜山君家有一婢子出入孝寧大君家云南氏本有顛狂之疾幸有命乃爲大君之配鄭忠卿家出入之巫又出入於南氏家云南氏兒時發顛狂之病幾入死地多方療治尚延今日予聞之猶未信使日侍目前肆氣無常左右笑之恬不爲怪果合所聞言人云惡疾去不順父母去東宮出妻又臨瀛出妻深以爲愧大抵女三十始衰光武以如廢皇后大臣等言曰豈以如去之人君標準於上一言一動人所取則是在臣下出妻者必窮治而防禁之明於責下暗於自己人必笑之中宮曰得良妻以居可矣何必去之此言亦似矣



熟議去就以啓黃喜等啓曰夫婦百年偕老者也以如此惡疾之人豈可爲大君配乎其父南智初不啓達罪亦不細然不可追論其祖景文有狂疾南智妻父李文幹之族亦有此疾宜速出之上曰予更思之又議曰司直韓穀上言臣從崔閏德赴征國家以臣爲一等授臣忠毅司直聖恩至矣然臣父祐井浦萬戶時論以犯賊收其職牒追今未蒙聖恩乞後臣職還給父職牒何以處之僉曰其父賊罪不可輕宥況無他例不宜還給其二曰吳用權妻上言夫從芳幹得罪太宗流于固城歲在丁未緣坐各人並皆原免夫獨不原如不放宥請移於京畿楊根積城留後司中予欲放之何如僉曰用權犯重罪不可輕宥又不可移置京邑年已老矣於外方從願量移爲便又議曰咸吉道住太祖太宗有服之親沈滯鄉曲終不見用於世以至貧窮者頗多有之予欲除下番甲士之職何如僉曰其有才者依他例授職無才者除下番甲士與土官職又議曰咸吉道地廣州郡割置守令何如且咸興任內洪原國家欲置守予在潛邸掌咸興之事啓于父王遂不置守然以一時私意廢國家公論不可且彼此之時不同予更思之宜置守令卿等折中以啓僉曰他處則人物爲難不可置守洪原則人物繁盛且距咸



興幾九十里置守甚便黃喜權軫啓全羅道珍島倭人初面防守之事不可不備依慶尚道巨濟例置守以固邊鄙 上皆從之○丙申受常參視事御經筵○畜猛哥帖木兒父子遣馬佐和等四人謝恩仍獻土宜○傳旨戶曹曰婆猪江從征防牌別軍等雖無成功者其行役之勞誠爲可恤其賜米豆各一石○傳旨戶曹咸吉道散住前副司直李陟等宗姓七十五人前副司正韓奉等外姓二十八人俱以 太祖 太宗有服之親沉滯鄉曲貧窮困苦義所當恤同居者各其戶首各居者各其已身等給閑田五六結并蠲租稅以厚其生又內傳于咸吉道都觀察使曰李陟韓奉等九十三人皆 太祖 太宗有服之親故欲授官爵京中及其道士官中問其自願以啓○兵曹啓前此騎步射各用三矢故內禁衛褒貶取才以五六矢爲上等一矢以上爲中等騎步俱不中爲下等今定騎射五矢二中以上爲入格則一矢中者不可以爲中等請以七八矢爲上等四矢以上爲中等三矢以上爲下等從之○禮曹啓高麗諸王影十八在麻田縣乞埋於屏處索地從之○上曰今年疫氣倍於去歲其令漢城府東西活人院典醫監惠民局濟生院者閱諸方廣備藥劑以療又令司憲府嚴加糾察○禮曹啓今者農



月以旱不雨乞依古制陰陽壓勝之術祭享外勿令擊鼓 從之○命  
停文昭殿外各殿冬宮供上酒○丁酉雨 御經筵○對馬州上總守  
宗茂直遣人來獻土宜仍求梵鐘及圖書令禮曹答以梵鐘日本諸鐘  
求去殆盡難以准請但賜圖書一顆及燒酒十五瓶正布一百匹○戊  
成兩○御經筵○奏聞使金乙玄先使通事全義以書啓曰赴京呈奏  
本令禮部及兵部問問臣與婆猪江忽刺温野人等言各不同命遣猛  
担可采崔真等于本國及野人地面刷擄掠人馬各還本處○謝恩使  
金孟誠先使通事金汗啓曰太監尹鳳傳聖旨云極大狗兒五對揀擇  
進獻○丘曹啓平安咸吉道邊沿各官人民習戰箭竹咸吉道則江原  
道一萬箇慶尚道二萬箇平安道則忠清道一萬箇全羅道二萬箇每  
年輸送 從之○內傳于京畿忠清道監司曰各官分置野人語音不  
通依前下教務令厚接強暴之徒侵逼婦女亦可慮並宜糾察曲盡  
存恤俾安心過活倘致疏虞必加罪譴且當分置之初傳教禮曹子母  
兄弟毋得相離其時禮曹布置未盡不得完聚者間或有之更細訪問  
聽從自願悉皆一處完聚○己亥兩○御經筵○傳旨戶曹還給趙未  
生柳江科田○禮曹啓宗親及正二品之率並停朝三日固爲無等今



後本服期者三日大功二日小功一日大臣曾經議政者三日其餘一品及正一品內曾經政府及六曹判書者二日餘官一日從之○兵曹啓咸吉道慶源寧北甲山平安道閭延慈城江界碧潼埋山昌城義州等各官境連野人變在朝夕須令居民習射御倉卒可以應變乞男丁十三歲以上者並令習射三年一次第其高下試以步騎射及槍能三事者爲一等二事者爲二等一事者爲三等每邑各取一等三人二等十人三等三十人無堪中一等者只取二等無堪中二等者只取三等其步射則一百八十步左右各十步立標一次三箭二箭以上入標內者取自願二百步者一箭入則取騎射五的二次馬疾弓滿能中六的者取一次能中五的則一次雖無所中亦取未發餘箭准減所中之前弓不滿者馬不疾者棄鞭者勿取步射八十步一次三箭一箭以上中者取騎槍三蕩人二次馬疾勢具能中四人者取一次能中三人則一次雖無所中亦取矢勢者馬不疾者棄槍者勿取一等入格者除士官二等賞綿布三匹米二石三等給縣布二匹米一石鄉驛吏及公私賤口一等入格者已身免役二三等依上項例賞給從之○兵曹啓咸吉平安道沿邊各官射御俱能人賞給縣布每三年轉輸一百匹分



送各官使之臨時行賞從之○召黃喜孟思誠權軫崔閏德許稠河敬復安純盧開申商等令安崇善議事其一曰上國公孟指揮及崔真賈勅到國推刷人口牛馬財產各還本處前日征討所獲牛馬家財已給閏延江界人民即令還收待崔真之行乎待崔真到國然後還收乎喜忠誠商等議曰今聞彼人奏云以至誥命印章亦皆奪去本國盡出所獲之物而獨不出誥命印章則上國不無疑焉况王者之師舉義討罪而已今出彼人衣服財產不亦愧乎其人口牛馬金銀器皿依勅論以還其餘財物以燒焚為答似為便益軫閏德稠敬復開議曰給付民間而已用之物則已矣不散之物宜並推刷入官以待崔真之行安純議曰人民已受之物不可追奪在官若金銀若帶等物似為可也其二曰今者馬佐和請曰童猛哥帖木兒之子都赤娶孟哥不花之女前者征討之時被擄而來如其生存請還本處以塞猛哥帖木兒之請何以處之喜思誠軫閏德議曰如其生存則依請給送可也敬復純開商議曰今上國勅諭被擄人口各還本處則本國不得已發還矣如此則非獨孫女其請人並皆還送以悅其心似為便益崇善入啓上良久思之謂崇善曰爾心以為何如崇善啓曰奪來物件本無印章其他物件雖



將本非理奪來已分諸人民今因傳聞之言汲汲還收則恐非示信於  
民之義且設使勅諭並令還給豈一一計數傳付乎待崔真之來送還  
牛馬金銀其他雜物已給人民服之穿裂以此爲辭則以 皇帝一視  
同仁之量豈一一強收還送乎 上曰待崔真來更議未晚○庚子兩  
○御經筵○吏曹啓成吉道咸興任內洪原縣民戶六百三十餘田五  
千八百四十餘結民事輕重專在吏手弊固不小乞差縣監從之○對  
馬州太守宗貞盛遣人來獻土宜令禮曹回答仍致意曰近因足下戒  
勤本島彼此無虞豈不爲美不意今年正月間島船一隻到慶尚道王  
浦等處遇見本國採取海物船逞兇作耗殺死船內人一名九島船到  
來本國地面者實足下文引方得來往今次作亂者未知何人究問得  
獲明正其罪須即回報○辛丑受常參○御經筵○召領議政黃喜左  
議政孟思誠右議政致仕權軫右議政崔閔德吏曹判書許稠判中樞  
河敬復戶曹判書安純贊成盧閑議事其一曰今平安道都節制使馳  
報野人等數數來往蓋因其妻子被奪懷憤不解之致然也前者江界  
拘留兀良哈二人開說事自辭緣入送何如僉曰兀良哈未來之時本  
朝事變開說入送則甚便於義今也兀良哈懷憤不降而使之



入送則是示弱於彼也。姑除入送他人一時區處其二曰如不得已舉兵于西則馬草甚難軍士病乏自黃海道至江界間延直路各官及平安道公邊防戍各官當秋成令刈麥藁何如。僉曰可。其二曰平安道都節制使報道內軍馬及當下番甲士子弟及時下送防禦之處何如。僉曰如此險路道內軍士並令赴防則人馬俱困於秋冬備禦虛疎矣。姑令當番甲士內禁衛依咸吉道例下送赴防。至合水之時則下番甲士子弟並令赴防。命兵曹移文其道。○壬寅御勤政殿受朝。○御經筵講新撰六典有未當處則命令更議。○宗金使人獻土宜。○分賜瀋州兒馬于議政府六曹六代言大司憲三軍都鎮撫司禁司僕提調。○上謂諸代言曰婆猪江野人常懷肆毒之念其守禦之策僉議以啓安崇善等議曰臣等以為速遣右議政崔閔德臨機處置即召閔德命往平安道以鎮之。仍給內廐馬五十鹿角弓三十以備軍用。○癸卯視事輪臺經筵。○御慶會樓餞都安撫察理使崔閔德及從事官軍官等。王世子及大君宗親侍宴。命知申事安崇善餞于弘濟院。議政府亦往餞。賜金自還襦衣二領。崔毛多好單衣一領。以女真通事隨往。閔德者也。閔德率京軍士從事官通事等四十餘人以行。命平安道各官守令輪番



率其土兵赴防一道人民未得安枕加以京軍士豪橫作弊平安凋弊自此始焉○甲辰視事 上謂諸臣曰烽燧之法自古所有欲知邊警而預爲之備也我國烽燧之設似無實驗近者閭延有賊變而烽燧之傳與平日無異蓋以掌烽燧者或不候望而妄舉也縱令審變再舉以達于京都在京都固無設備之事閭德亦言烽燧無益廢之何如許稠啓曰立之已久不可遽革設有掌者不察妄舉則各道監司考察論罪可也 上然之○上謂代言等曰聖德啓平安之民爲小醜之數來不可如是疲勞若小醜未得報怨捲土而來則似難禦之予心然之然野人含憤數侵邊疆不可視弱屯兵要害或千或百以固防禦可也方今待寇之術堅壁固守上策也彼若來侵乘我便利出擊敗之中策也水合則被賊必來須當秋冬選卒備禦彼野人等不畏中國而畏我國無他野人雖跳梁上國之境擄掠邊氓上國置之度外不與兵討罪故上國使臣因我國往野人之境則畏之自中國而直往則不畏不惟不畏且或有射之者是故 高皇帝終不輕安 上又曰頃者邊徠征討有斬獲者皆賞之其餘皆未蒙賞雖未有斬獲之功其行役之勞不可不慰高麗之時雖無軍功而有億萬添設今三軍士卒不得受賞者以



添設之職賞之平安之卒以土官賞之何如擬議以啓○童猛哥帖木兒所送馬佑和等辭賜侍廬童阿車妻姐姐與大者等帶去皆童猛哥族也○漢城府啓京中巫女已曾屏黜於門外遠地獨南大門外盤松坊盤石坊巫女等與民戶雜居未便乞並令移之從之○割京畿水原府屬縣永新移屬振威先是議復水原府判官或曰如此則加設官職又增衙祿不宜復立唯旁邑振威民戶甚少將不能自立曩者請割水原任內永新而不得反得菁好驛里沃受過客支應之弊自此尤不能支宜割水原民戶移屬振威或曰水原事務匪今方劇古猶今也自革判官始四十年而能辦庶務未見失期會之責何必復置判官徒費廩祿允立制度隨罷隨復無有定制則有乖於示信之義勿復可也或曰水原屬縣多地大民衆非一人所能治國家何獨厚於水原而薄於旁邑乎如欲救水原民衆事繁之弊宜割屬縣移屬於地小旁邑可也若曰監司本營不可不富厚則旁邑亦豈胡越乎上乃令戶曹移本道訪問便否監司回報永新距振威十里距水原六十里且隔大川若值雨水不得過涉徭賦貸糴或不及期弊亦不少振威民戶甚少使客煩多將不能自存宜割永新移屬振威若水原判官則革罷之後別無弊事



勿復爲便從之時水原之人惡其見削投狀本道請勿移割而不得又  
狀告曰永新西面三里與他屬縣犬牙相入今不分辦而盡屬振威則  
後日犬牙改正之訟不絕請以大路東六里割屬振威其大路西三里  
仍屬本邑監司請從其言政府六曹同議曰犬牙相入之論既不得舉  
行則無罪永新分屬兩邑不可也遂以永新盡屬振威○乙巳受常察  
御經筵○召領議政黃喜左議政孟思誠右議政致仕權軫吏曹判書  
許稠判中樞院事河敬復戶曹判書安紘贊成盧閑禮曹判書申商參  
贊李孟昉成抑刑曹判書鄭欽之等議事其一曰翰木河本我國之境  
也童猛哥帖木兒翰誠歸順本國亦垂矜恤凡所來求靡所不從相和久  
矣今凡察管下人射殺通事朴天奇從人一名拿射者以來償其死若  
何如僉曰可若托故不送則拿妻孥以來若又不送則以他人充送如  
又托故不送則懲燒埋銀乃死者之直於其族類以戒後日其二曰金玉  
寶益春等初與野人私通買賣恐其發覺潛謀滅口射殺野人乎盜馬  
而去追逐射殺乎委遣朝官推覈何如僉曰除遣朝官令其道推覈啓  
聞後更議其三曰開諭馬佐和令送射殺通事從人者何如僉曰國家  
勿露此意令其道都節制使以自音開說獨許稠曰旣結怨於西又何



必掩亂於東姑置勿論可也 上曰稠之言是矣然今日不懲後復有如此者如之何須要懲戒以絕後患遂以上項事意內傳于本道都節制使○丁未謝恩使中樞院副使金孟誠奏聞使上護軍金乙玄等回自京師尹鳳因回使進日畧○戊申以瑒為咸平大君裊咸寧君裊初封恭寧君今避恭定大王諡改封尹淮中樞院使鄭招藝文大提學李興發仁壽府尹鄭麟趾藝文提學權聃申得海並僉知中樞院使以得海守間延有功於征討也李孝仁忠清道觀察使趙資原百都觀察使李澄石慶尚道兵馬都節制使○先是前副司直朴子興等上言全羅道寶成任內豐安道化兩縣曩因倭亂散亡至今未復可耕之地五百餘結陳荒不耕實為未便乞置兵船使民住居 上令其道觀察使審其利害以啟至是啟非惟兩縣又加禾等三縣多有可耕之地請以左道屬船泊於寅浦築頭屬船泊於所訖羅梁其餘不得置船處令住居人定為烽卒書望嚴其防禁而使民耕種何如從之○己酉御經筵○司憲府上疏曰罪人吳用惟妻擊鼓申訴從其自願移置臣等推勘文案用權黨於芳幹同行亂逆將危社稷當置極刑我 太宗特從寬典命道還裔伴保百領臣等切惟以亂逆不忠得延三紀至為天幸願



不是念使其妻子擊鼓訴冤其不念 聖恩不悔罪逆亦已甚矣不惟  
不念不悔其狀內有李茂等緣坐人 親子息等並皆原免唯家翁無有  
扶護者獨不蒙赦之辭又有山移判不移依甲午年 太宗 教下留後  
司積城楊根等處自願移置之 辭身犯之人援引緣坐已為誣罔其辭  
又甚悖慢伏望命有司明置於法以快臣民積年之憤杜稷幸甚命除  
他事安置固城○詳定所啓謹按虞書搏拊琴瑟以詠下管鼗鼓合止  
祝敔笙鏞以閒此堂上堂下設樂之祖也歷考諸書禮記郊特牲曰歌者  
在上匏竹在下賁人聲也明堂位曰升歌清廟下管象注曰清廟周頌  
升樂工於廟堂上而歌此詩也下堂下也管匏竹也象象武詩也堂下以  
管吹象武之詩故云下管象也文王世子曰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  
舞注曰象周頌維清乃象舞之樂歌舞則大舞之樂歌也又曰古樂歌  
者在上匏竹在下九以人歌者皆曰升歌亦曰登歌以管奏者皆曰下  
管周禮大師率鼓登歌下管奏樂器書言下管鼗鼓是也清廟以人歌  
之自宜升象以管奏之自宜下九樂皆有堂上堂下之樂也鄉飲酒義  
曰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  
工告樂備遂出注曰工入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而一終



三篇終則吹笙者八於堂下奏南陵白華華黍亦每一篇而一終間代也  
笙與歌皆畢則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也仲尼燕居曰升歌清廟示德  
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漢因秦樂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管絃亂人  
聲是則上自唐虞至於秦漢未嘗以歌雜於堂下也魏晉以降爰及江  
左不聞異制隋之所代者周周之所承者元魏是出北狄不諳禮樂隋  
牛弘等又不聞道樂懸之制出於臆見如筑箏搗箏卧筑篥小琵琶俱  
係胡樂以之列諸編磬之下其爲無稽已甚矣唐初未能制樂因循其  
法及祖孝孫輩出而改正必當盡去但無文字可考耳宋初因五代之謬  
後有司覺其非不用之至徽宗之時蔡京爲相僞道士魏漢律典樂始  
盛爲之以侈觀聽大抵禮樂之事當以唐虞三代爲法考據古事先之  
以六經有所不通旁及百家史傳今尚書禮經文字明白何取宋徽宗  
之制乎且陳氏撰集樂書窮搜細推討論無遺以詔萬世其樂懸圖俱  
存不以歌琴瑟雜於堂下或以爲軒歌亦製樂章堂下只有鍾磬蕭竽  
之類不有人聲字音不明非所以表揚先世之德美也是大不然矣如  
周之維清大武之詩俱美文武而以管吹之周公之制也豈以周公之  
違孝而不足於斯乎乞依古制施行乃下禮曹禮曹啓宗廟永寧殿



堂下樂有舞無歌實爲未便堂下武舞頌 太祖功德迎神文舞述神  
靈來格之意以製歌詞通於萬世但依古制堂下並不設歌工其餘有  
樂諸祀亦依此例各製歌詞載諸樂部何如從之○庚戌受常參視事  
上謂諸臣曰禮部尚書問我國與日本交通與否金乙玄不知本國  
指意故權辭以對曰倭人來本國海島捉魚買鹽賴此資生肆倭人庸  
或往來不明言其交通崔真告禮部尚書曰朝鮮之於倭邦給其印信相  
爲交通尚書又問金乙玄對曰彼倭人以生理往來本國海濱耳  
我國本無成給印信之事崔真又問於朝見倭客倭客又答之曰無成  
給印信之事後日上國有更問之者何以對之禮曹判書申商啓曰崔  
真如此區區者欲自顯其知朝鮮事也倭邦近在在我國相與交通然後  
邊海無虞中國雖知其交通不害於義 上曰然 上曰中朝都督聞  
本國往征婆猪乃非之曰朝鮮擅舉兵入邊境然予以爲太宗文皇帝  
宣諭聖旨昭然可信况又今 皇上勅諭云相機處置勿爲野人所侮  
以此知 皇帝必不以往征爲非也且猛捏可來崔真等來聞八月發  
向建州與本國推刷兩處披擄人物各還本處予以爲初征建州欲其  
示威靈也彼人誠心來投則予欲盡還不悛其惡而數犯間延等處



故分置南道若待 皇帝勅諭然後還其被擄人物則是野人徒以爲 皇  
帝之德而不以爲我國之恩也江界留置野人二名還送平處諭之曰汝等  
誠心來降則擄來人物當盡還之汝等不改前過而窺伺邊境故至今不  
還又諭之曰汝之妻孥衣服飲食無有失時強暴之徒不得侵逼安心居生  
彼野人等聞此言誠心來投我國盡還則彼知前日之威今日之恩恩威並  
行而不相悖矣判書許秘曰 上教至當命安崇善往議于黃喜孟思誠  
權軫之第○禮曹判書申商啓曰幹木河野人潛來慶源民家偷馬以去  
馬主追捕殺之寧北節制使令通事往告事由童權豆凡察致誘管下人  
射殺通事從人其惡至重今送入于幹木河督責權豆何如 上曰楊木  
答兀猛哥帖木兒正中國叛賊也 皇帝猶不明言其罪遣使招諭是乃取  
野人之權也射殺從人雖是權豆之教諭然是酋長不可明言其罪姑再  
三送人責取射殺人以懲之可也申商又啓曰權豆居我國境內乃有如此之  
惡具其罪狀以聞于帝如何 上曰往征之則卿言然矣不然則何煩奏  
達○內傳于平安道都安撫察理使崔閔德曰前日卿常啓曰 太宗皇  
帝時野人處置宣諭及今出來勅書內事意婆猪江等處欲出浮而通諭  
于乃止之今金乙亥回啓曰禮部同兵部憑問乙亥及赴京忽刺温兀執



谷婆猪江野人之時尚書潛令乙亥勿言宣諭勅書之事卿知此意令閭  
延江界沿邊等處守令不洩宣諭及勅書宣諭之事亦將此意內傳于咸  
吉道都節制使○辛亥親傳朔祭香祝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六十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六十一

秋七月壬子朔 御勤政殿受朝○以瑒爲晉陽大君先是封咸平咸平乃咸興別號而嫌於咸平縣故改之○癸丑召領議政黃喜左議政孟思誠右議政仍令致仕權軫判中樞院事河敬復等議曰咸吉道都節制使成達生馳報前者野人來偷慶源民家馬匹以去馬主金玉寶孟夏等追殺之寧北節制使令通事朴天奇往告事由凡察使管下人射殺從人臣願遣壯士三四十執九察以來予以爲雖以天下之主待野人以摧楊木荅兀猛哥帖木兒正中國賊人也 皇帝不名其賊每加綏撫况我國征婆猪已蕩盡不宜與東女真又結豐端卿等熟議以啓黃喜等議曰臣等以謂達生之策從輕彼敵而不計其終也遣壯士而彼人不服其將何以處之請依臣等前日所議責取射殺之人如或托以逃亡拿其妻孥又托以并逃又送人督之曰以族人充送又固拒不送勢不得已然後於遠近親族徵燒埋銀及死者之直頻數使人通論督責以懲其惡以防後患爲便即回諭于都節制使○甲寅親傳秋享香祝○上御思政殿引見知申事安崇善曰崔揚善啓云景福宮北山非主山登木覓而見之鄉拔洞連脉今承文院基地實是主山定都之



時何不營宮闕於此而乃於白岳之下乎地理書曰人家居主山之穴則子孫衰微若移昌德宮于承文院之基則萬世之利也揚善枉妄之人固不足信然藹藹之言聖人擇之比之荔莛揚善優矣乃令前判清州牧使李纂同揚善登木覓見之纂亦以揚善之言爲是大抵地理之書深遠難窮登高則主山之穴可以見之擇清明日與領議政黃喜禮曹判書申商率李纂李陽達高仲安崔揚善鄭袂等登木覓望見主山之穴果爾差誤則昌德宮固難移矣構結百餘間以爲離宮可矣近來每興土木之役然非爲遊觀也崇善曰事重非今日可決與黃喜登望然後更啓上曰然○乙卯禮曹啓霖雨過多將來可慮依前擇吉

祭京城四門祈晴外方霖雨過多處亦令擇吉崇祭城門祈晴從之○禮

曹啓朔日朝賀設軒架時鐘磬建鼓等器既從權略設其樂工衣冠亦

宜從權除中單袴襪只着介幘鸞衾且烏皮履屢經雨露乾縮汚穢其

略設日則依常衙朝參例許仍着靴從之○判中樞院事河敬復刑

曹判書鄭欽之藝文大提學鄭招兵曹右叅判皇甫仁等承命撰陳

書以准行陳各軍勳辭專聽中軍指揮中軍角一通鼓一通各軍應之

整兵中軍行鼓勳麾指前

白麾在前次赤麾次黃麾次黑麾次青麾序立俱指前

各軍以次應



之右軍先引次前衝次中軍次後衝次左軍張旗徐行騎先步後橫直  
行因地形而變疾鼓動則疾行聞金則止密伏騎兵持五色旗先行三  
里若有深林草木則舉青有丘陵險阻則舉赤有土封邑里隘窄則舉  
黃有寇賊青色則舉白有水澤江河則舉黑若有急中軍角一通青麾  
指前白麾指後疾鼓動則左右軍各就其方止而成陣以候彼敵允行  
軍右軍修理橋梁泥滓開拓窄路左軍捍後收拾闌遺先使腹心率精  
騎及鄉導去大軍數十里前覘令前後相接搜索四方要處切在整肅  
人馬無聲不失行列凡軍入險地狹經魚貫而行則每隊五十人先  
防牌一人次槍長劍中一人次火燭弓手中一人以此為次步卒三十  
人先行騎槍騎射二十人次之道容二人則二人齊行容三人則三人  
齊行容四人則四人齊行容五人則五人齊行催督不得停擁先據要  
害輜重在行陣後繼數每三百人抽減五十人為護輜重軍分隊前後  
行首尾相去大遠則每三四里許間一二隊以備不虞又令輕騎分行  
左右披討幽隱一結陣中軍角一通各軍遊軍馬兵先出分布四方中  
軍五麾皆點而鼓動則各軍以旗鼓應之下倣各成其陣中圓左直前  
右方後曲  
遊軍聞金還入中軍五麾俱卧鼓動而白麾點則各軍各成方陣右軍  
目本



陣中軍五麾合鼓動而白麾點則四軍合中軍成方陣四軍各排其面

作八門各立方色旗中軍圓排作四門各立獸旗內外門馬步兵守之

四軍皆卧五旗獨立官旗中軍黑麾點鼓動則變方為曲前軍縮排左

後曲折青麾點鼓動則變曲為直前後軍兩端各一連排赤麾點鼓動則變

直為銳前軍中心銳出左右黃麾點鼓動則變銳為圓四面白麾復點

鼓動則變圓為方若中軍赤青二麾合而鼓動則前左軍合為一陣而

在左黑白二麾合而鼓動則後右軍合為一陣而在右中軍自為一陣

若地狹不能容各軍則各軍隨地之宜成陣不能容一軍則一所別為

一陣一依二軍之法允陣各面防牌連排次槍長劍次火桶弓手次騎

槍騎射陣內布列內外皆然各軍各有五兩橫五步立一人縱四步立

一人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五人自相得意者結為伍伍中有長二伍為

小隊中有長五伍為中隊隊有正五十人為大隊隊有校五十人須結其

心行立前却當隊并須依附戰則伍伍而立將校在後督戰每一千人以

二百人為遊軍在其軍陣之後允行軍結陣合戰設疑補闕并候專在遊

軍若軍數更多以此為率諸軍下營皆有分地畫其溝域而明其界限禁

行清道非將令不得通行採薪芻牧者皆成行伍不成行伍者不得通行



諸營幕作食須及早昏暗以後須即滅火每營壘外四面四隅必立小  
堡上致燔柴夜黑之後先知賊至擊鼓傳令走火燎之明如晝日使賊  
不得遁形至夜令營內分更巡探人不得高聲唱謠每陣前百步外各  
著聽子二人一更一替以聽不虞仍令探聽子勿令眠睡若軍中夜驚  
則軍吏堅坐陣將持兵無得喧嘩動搖其晝日諸軍前各亦逐高處安  
置幟候以示動靜凡結陣之法本無常形然其大要不過五行而已章  
服各軍各有章中軍黃章圓五寸置於衿前前衛赤章三方七寸置於  
腹左軍青章長八寸廣三寸置於左肩右軍白章方四寸置於右肩後  
衛黑章曲面六寸置於背各書軍號及各所各隊之號并畫認獸一教  
場四表進退為教場方一千二百步分為兩廂東西相向中間相去三  
百步每五十步立表一行凡立五行表間相去各五十步為軍士進退  
之節中軍各一通各軍旗人各以其方立旗于陣場中軍鼓動各軍整  
兵各就其旗下陣訖中軍鼓動五麾指前各軍出就第一表齊頭中行  
鼓行至第二表擊金弊麾乃止皆坐凡坐騎下馬步跪中軍鼓動作麾各軍皆  
作凡作騎上馬步立鼓進騎馳步趨及第三表擊金弊麾乃止皆坐鼓又動作  
麾各軍皆作鼓進騎步皆疾走及第四表擊金弊麾乃止皆坐作麾角



一通鼓一通騎一旋馳步一旋鬪九三而止金一聲緩鬪二聲止鬪三

聲回背行退及第三表乃止坐作如初但向第四表回中金四聲趨退

却行及第二表乃止坐作如初金五聲急退却行及第一表乃止坐作

如初角一通金五聲各軍急就陣各復其局旗麾歌麾色有五旗亦五

中黃後黑前則赤左青右白各隨其東西南北視麾指鼓進金退歌

舉則舉動伏止之陣則騎步皆戰鬪或徐或疾將所期鼓進金退歌

一緩鬪二結陣鼓三前進四疾行鼓五急走仍急鬪三軍之進同一情金

一軍令九出軍中軍角一通各軍將俱集中軍旗鼓之下大將令曰九

在陣者望聽麾角金鼓之節坐作進退毋失其次毋嘩毋亂以干兵法

諸將皆坐聽令各還本陣中軍伺候二人振鐸分循警眾各軍將以其

令遍告所部其有應進而不進應退而不退不應進而進不應退而退

擅左右者亡章服者斬漏軍事者斬背軍走者斬不戰而降敵者沒其

家後期者斬阻兩雪水行列不齊旌旗不正金革不鳴者斬與敵私交

通者斬失主將者斬失旗鼓節鉞者全隊斬臨亂不相救者斬訛言誑

感妄說陰陽卜筮者斬無故驚軍者斬遺棄五兵軍裝者斬將吏職事

不平藏情相谷者斬以強陵弱擄蒲忿爭酗酒喧嘩惡罵無禮於理不  
順者斬因公宴會軍中奔車走馬者斬將軍以下破敵先擄掠者斬更



鋪失候犯夜失誦止宿他舍者斬守圍不固者斬不伏差遣及主吏役  
 不平者斬侵欺百姓奸居人子女及將婦女入營者斬違主將一時之令  
 者斬伍中失二人罰不救三人小隊失四人罰不救六人二十五人隊  
 失八人者罰全隊不救亡伍而得伍亡長而得長亡將而得將者各當  
 之亡伍不得伍亡長不得長亡將不得將者罰得伍而不失伍得長而  
 不失長得將而不失將者賞一應敵中軍與前衝按列不動曰守兵後  
 衝當戰時先出致敵曰正兵左右軍當戰時旁出突擊曰奇兵九應敵時每隊  
異旗騎射隊執青旗騎槍隊執黑旗大中軍鼓一通各軍遊軍先出四  
通弓手隊執白旗步槍長劍隊執赤旗方望侯彼敵角報其軍其軍角報中軍中軍吹角而赤麾起伏則前衝  
 受敵也黑麾指前鼓動則後衝先出當敵青白二麾指前鼓動則左右  
 軍旁出救之一面受敵他軍倣此觸處為前皆以中軍麾鼓角之節而  
 應之若四面受敵則望聽其軍旗鼓角之節而戰中軍分兵往救凡軍  
 出陣應敵齊進十步而散立馬亦不過五十步而止戰敵敗奔走則鼓  
 角合動馬兵進而追擊步卒布列救援馬兵然後就次追擊之時不失  
 行伍聞金則止鼓急則復進無擊如欲斂軍而退則中軍角一通麾伏  
 金五聲各軍應之各復其局遊軍殿而還之凡變為鳥雲陣中軍大小



角合吹鼓動青白赤黑四麾乍伏乍起則各軍應之先出遊軍各執方  
色旗定其地界中軍厚執其陣按列不動以制四面各軍四面內外防  
牌堅守本處步槍長劍出列不防牌外周二匝觸處為前如前軍則前  
所騎射中所騎射前所騎槍中所騎槍前所火燭弓手中所火燭弓手  
橫列於陣前以當彼敵前所騎射中所騎射為一行在前所騎射  
分居左右角少前中所騎射連排居中火前所  
騎槍為一行火燭弓手為一行火燭弓手為一行  
火燭弓手為一行中左右後四  
行次中所火燭弓手為一行火燭弓手為一行  
火燭弓手為一行中左右後四  
所騎射騎槍火燭弓手夾出左右以救皆自內向外直列立如魚貫行  
若鴈行內附於陣外稍開闊而遠狀類箕中所騎槍居先火燭弓手居  
後為一行左右同附裏面次  
左所騎槍居先火燭弓手居後為一行左所騎槍居先火燭弓手居  
後為一行左右同附裏面次  
居後為一行左所騎槍居先火燭弓手居後為一行  
右所騎槍居後者二行在左右所  
騎射居先中所騎射居後者一行左所騎槍居先火燭弓手居後為一行  
右所騎槍居後者二行在左右所  
後左所火燭弓手中所火燭弓手連排又居後為一行左所騎槍居先火燭弓手居後為一行  
右所騎槍居後者二行在左右所  
居先中所騎槍居後右所火燭弓手連排又居後為一行左所騎槍居先火燭弓手居後為一行  
右所騎槍居後者二行在左右所  
行在右火燭後所騎槍居先中所騎槍所後後所火燭弓手連排又居後為一行左所騎槍居先火燭弓手居後為一行  
右所騎槍居後者二行在左右所  
手連排又居後為一行左所騎槍居先火燭弓手居後為一行  
右所騎槍居後者二行在左右所  
二行左右同散居外面左所騎槍居先火燭弓手居後為一行  
右所騎槍居後者二行在左右所  
軍倣比若地狹則各軍各自布陳其橫立直立行伍之數隨軍之多少  
為之如雲蒸鳥散繡川絡野縱橫布列務要疏闊得宜周旋曲折聽隊  
主指揮人自為戰長以參短短以參長前禦其前後當其後左防其左  
右防其右進而就敵不得奔迸退而就列不得違走左救其右右救其



左若衝其中左右俱殺紛紛旌旗紘紘士卒示之若散擾之若亂然而  
法令素定旗幟分明什伍整齊出入有度指揮有應雖絕成陣雖散成  
行似亂而實不可亂也若欲收兵則中軍角一通青赤白黑四麾皆伏  
擊金四軍應之各復其局至於谷戰林戰等法亦依此法為之在主將  
制勝不可殫記丁巳司憲府上疏曰竊惟反逆之罪延及三族所以  
懲大惡而正大法杜奸萌而斷禍心也李茂李澎姜思德趙希敏尹穆  
抑沂等在太宗朝廣植邪黨謀為不軌幾危宗社天可人怒誅其  
身籍其家其係三族悉論如律今諸逆緣坐之人皆湮沒為民近日柳  
沂之弟漢驥登顯秩物論驚駭於誅亂討賊之法何於消茲斷禍之義  
何況伏辜於太宗之朝列爵於殿下之庭乎恐非貽謀之善也臣  
等又恐此路一開其他為民者亦皆有望矣乞罷漢職俾作太平之民  
於漢安矣不允○賜祭于檢贊成康佑其教書曰君臣之義無間幽明  
親表之恩當全終始宜頒恤典以慰英靈惟卿性本溫良行著恭儉以  
勲舊之胄連王室之親黃緣太祖之朝歷仕昭考之世為二聖之  
原從推一心而服勞遂典儀於太常又撻戎於軍簿及中身而嬰疾為  
痊痾而告休謝事公朝猶懷服采之念就閑私第常切奉日之忠請永



世而同休可一事而聞計追惟勲親之義悉爲心腹之傷茲陳薄儀仍  
頒寵數於戲脩短有定雖隔九泉存歿何殊庶歆一奠故茲教示想宜  
知悉○義禁府啓私奴上佐弒其主律該凌遲處死從之○戊午傳旨  
承政院曰歷觀聖王無所不通故天文地理靡不究致自聖而下雖不  
親解其理然下之供此職者代各有入晉之郭璞元之舜臣是已以我  
朝之事言之禮都卜陵皆用術者之言至于當今獻陵來脉之防踏  
李陽達崔揚善等各執自是紛紛未定予亦未知其理故未能決其是  
非將率集賢殿儒臣與陽達日講其理廣擇明於地理者以聞知申事  
安崇善等啓曰經筵專是講明聖學以濟出治之源也風水學乃雜技  
中之最荒亂者也不可參講上曰雖然不可不究其源也崇善等更  
啓曰既已終始典學今若講習雜學則竊恐功虧一簣况漢武表章六  
經罷黜百家則以我殿下之聖學反不如漢武可乎然此學亦爲國  
之一務也不可廢也願擇明經之臣使之講習置提調考其勤慢究其  
精粗上乃命集賢殿副校理李鳴謙柳義孫博士李思哲著作郎金  
禮蒙爲學官以藝文提學鄭麟趾爲提調○兵曹啓五百戶以上各官  
皆令各備三色旗麾擇道內習知兵法人定爲訓導每於春秋鍊習



武藝且於各邑軍及人吏兩班以至官奴擇其可當者習吹角以備緩急從之○已未視事○傳旨吏曹曰外方儒學教授官教導等數數通差因此官爵猥濫教訓無効至於往來不無其弊今後依他例取旨除授勿令輕易更改○兵曹啓今撰陣圖委定訓導教習軍士令訓練觀聚會忠義衛別侍衛內禁衛甲士防牌吹螺赤別軍於盤松亭教習從之○都督童猛哥帖木兒使千戶馬大愁告于咸吉道都節制使曰吾管下人也常哥等二名到慶源持馬三匹而來其盜與否未知也其主益夏追及於錢拘川邊執也常哥等射殺之其族人家時波忿也常哥之死射殺通事朴天奇從人而逃我等不勝惶恐不得安心農業乞轉啓達俾安生業都節制使即送鎮撫朴思義通事朴天奇等于猛哥帖木兒處督令捕獲家時波以送○吏曹啓宗親府書題仍前數四十加置十人以五十爲額其去官仍舊從之○庚申命領議政黃喜禮曹判書申商知申事安崇善等登木覓究觀山水之脉令相地相與辨論崔揚善之言李陽達高仲安鄭袂則以白岳爲玄武而景福宮之基爲明堂李養申孝昌之言與揚善同黃喜等令畫工圖成三角山形以進公相地者各書所言以進乃下集賢殿時人譏養孝昌等陰嗾揚善以地



理妖說欲爲希進之階其李陽達高仲安鄭種等言曰白嶽自三角峯而下作普賢峯自普賢峯來作平岡數里而聳起尖峰是白嶽也其下作明堂寬如碁局可立萬兵此正明堂也此則明堂前後正中之地也主山之北外峽則自三角西南回作大一枝環至羅巖寺之南極其一枝亦西南回至母嶽之西畔此則明堂西北岡衆水回還之大槩也又主山之東北則其一大枝自清涼洞源等處東北周回東南至大野而住一枝自清涼洞之源東南周回至覺瓦窰下大郊而止其一枝則自沙閑洞源東南周回而止又一枝自沙閑洞源南東回至東大門而止此則明堂東南岡衆水之大槩也至以白嶽明堂之左右而言則左臂自主山西畔而出周至西南至東大門水口其右臂亦周回東南亦至東大門水口然則主山明堂前後左右均齊方正而無不平矣且祖上正龍大脉直行南方其氣熾盛故白嶽與仁王母嶽南山皆突起成峰今說者之來脉其氣小故但起淨業院後一小峯唯作宗廟穴不成他穴若非此峯則亦不成宗廟之穴此峯外更無盛氣故宗廟入穴亦無更起之峰以旁起脉正起脉觀之宗廟乃旁起脉之正脉也今說者之言乃旁起脉之旁脉也古人以山脉之大小盛衰比草木枝幹



之大小榮枯也李纂崔揚華等言曰三角山來至于普賢峯普賢峰磊落而成岡隴山隴分爲左峽起伏遙長作關欄而至于安庵地右峽行至半里作星峯曰白嶽白嶽行半里成岡龍曰仁王山仁王山行至二里回轉于南朝揖主山此可謂朝對之正也中有正脉入首東南間行至二里回轉于南朝揖主山此可謂朝對之正也中有正脉入首東南間行至二里成隴丘曰主山主山落脉如懸絲再起蜂腰斷續之異狀曰玄武垂頭左臂彎環穴前到右臂如弓揖明堂三重枝葉左右抱山水有情天地設天關造地軸造兩邊迎中有明堂政尊貴局中諸流合天心此可謂氣聚之地貴不可露經曰兩水夾處是明堂枝葉周回中者是○辛酉兵曹啟忠清道丹月驛雖在槐山之地與本官相距六十餘里與忠州相距十餘里請以丹月驛移屬忠州從之○上謂代言等曰向者欲觀地理書猶有未肯之心又聞卿等之言而止然地理之說雖不可盡信亦不可盡廢天文高遠難知然森列昭然至於地理則脉氣錯綜苟非精察首究其要古者郭璞專尚術數而死非其命故後世指爲虛誕然蘇子瞻葬其母於崇山朱子晦預卜其葬地以通儒大賢尚不避之况祖宗建都邑定山陵皆用地理乎故予使儒臣講明其要



○壬戌視事○吏曹啓以京官除外官者通計京官月數及殿最而加資獨以外官除京官者外官時月數考績並不通計京外各異實為未便自今以外官除京官者亦許通計加資從之○原廟建役各色匠人以役日多少賜米布有差○吏曹判書許稠啓前議革博川合為寧邊為江界判官衙祿今不設江界判官而置守於慈城乞博川仍舊不革從之○癸亥受常參 上謂代言等曰勤政殿驚頭因雨而頽當使改蓋然燔造青瓦則其費甚多欲燔牙鍊瓦以蓋之然本國人凡事欲速未能精緻何如則燔造精好而無兩漏頽圯之患乎安崇善金宗瑞啓曰燔造青瓦則為上策試其難易然後為定若欲牙鍊瓦精好燔造則加定提周別坐責成為便從之即命兵曹判書崔士康工曹判書趙啓生為別寮及東西寮提調以判軍器監事李堅基繕二正徐仁道前少尹李護佐郎河孝明為別坐崇善又啓曰今提學鄭麟趾副校理柳義孫等仕集賢殿講習地理臣以為此非 殿下私事以此輩為風水學提調別坐以領議政黃喜為都提調以前大提學河演為提調專心講習則誠有補於國家而風水之學亦明矣從之○石城縣監黃槐萬頃縣令李拒定山縣監鄭湜辭 上引見曰臨民之職關係非輕往敢哉



○賜祭于右議政仍令致仕柳寬教曰元臣碩輔夙著弼亮之忠崇德報功宜推恩數之典惟卿氣鍾純厚性稟宏深學達古今之宜才通經濟之略服勤中外歷仕三朝出宰東京民懷願借之念巡行南紀人誦勿翦之謠司臺憲而酷排異端秉國鈞而謹守畫一門絕私謁庫無餘財位降而有寒素之風德尊而無驕吝之態士林之楷範搢紳之達尊而况在東宮而有輔導之恩迎經幄而多啓沃之益庶幾怡養謂享百齡天朝不遺忽焉永逝即舉哀而致吊令議謚而易名茲遣禮官俾陳薄奠於戲先憂後樂既休戚之與同生榮死哀何幽明之有間神其不昧諒予至懷○甲子兵曹啓武舉試取終場講經分數依諸學例通給七分略通五分粗通給二分從之○咸吉道監司馳報斡木河野人等疑我國興兵問罪並皆登山故送斡朶里副司直童千古諭以安心勿疑然後皆下山治農業○乙丑視事 上謂諸臣曰斡木河猛哥帖木兒部落聞西征疑我致討挈家登山及聞千古之言然後來治農事然挈妻子猶未下來今猛哥帖木兒書曰射殺來人固無元情然自知其罪挈妻孥並逃未得執送此望我國姑置不問之命也予以爲今若置而不問假令後日復有如此之變而不得已問之則彼必以今日不問



為籍口矣雖不委遣朝臣令邊將問之何如更曹判書許稠啓曰臣以為既與婆猪江野人構怨不宜結盟於東女真置而不問為便上曰野人朝京回還之際或殺虜中國人民其惡極矣皇帝猶且招安不錄其過此乃馭夷之權也然猛哥帖木兒種類所居之地乃我境內不可以此論也宜如前日所議今邊將再三送人拿來射殺人彼托以逃去然後再三送人拿來妻孥彼又托以逃去勢不得已然後又使人拿來族親又不得已然後又使人徵燒埋銀及價以防其微乃上策也稠又啓曰獸心之人不可校也昔在庚寅野人侵慶源等處兵馬使韓興富戰死郭承祐又中箭然其源則出於杯酒之微願赦此人以除亂階幸甚上曰然稠出上謂諸代言曰予非快於西征而輕其東也今此野人居我國之境内曾不畏忌如此宜懲之以防其微○上曰永樂三年九月受判無子息人全為繼嗣三歲前及遺棄小兒收養者即同己子雖無傳繼全給奴婢洪熙元年十月受教一從祖上遺書蓋三歲前收養即同己子則全給奴婢勿計祖宗遺書乎雖其三歲前收養如其孫外則從遺書勿給奴婢乎擬議以啓○親傳望祭香祝○丙寅命領議政黃喜禮曹判書申商留後金自知前大提學河演提學鄭麟趾